杜詩

第九

鳥獸蟲魚花草

竹

木

投贈

簡寄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七

鳥 古詩十一首 律詩二十五首

鳳凰臺 [魯]曰此詩思見太平之君子也[夢弼]曰成州東南十二里有鳳凰山即秦弄玉與簫史吹簫之地所謂鳳凰臺上憶吹簫者是也[鶴]曰乾元二年赴同谷時作

亭亭鳳凰臺 [端本]曰亭亭高貌[洙]曰西京賦干雲霧以上達狀亭亭以迢迢

北對西康州 [夢弼]曰按唐地理志成州同谷郡武德初以同谷置西康州貞觀初廢謂之西康者蓋嶺南亦有康州所以自別也

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 [洙]曰西伯文王也西伯時鳳鳴于岐陽[師]曰文王七年受天命鳳鳴于岐

岳而與王道自文王既沒鳳聲亦息而不聞是詩寓意傷當世賢者不進蓋鳳之爲物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喻賢者出處之道

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

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夢弼曰上上時掌切登也下上音尚

恐有無母鷄飢寒日啾啾夢弼曰古樂府隴西行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鷄

我能剖心血一作出拔曰孔郁諫靈帝帝不納郁曰臣能剖出此心作後世名

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忘外求夢弼曰炯户頂切光也

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夢弼曰莊子秋水篇南方有鳥其名鵷鶵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韓詩外傳黃帝致齋于宮鳳乃至帝東園集帝梧桐食帝竹實

所重王者瑞夢弼

曰瑞應圖曰鳳王者之嘉瑞**敢辭微命休**【夢弼】曰無母鷄乃鳳子也寓言
王者為天地萬物父母賢者類之以養時無明王則賢人飢而不食其祿是以飢寒日啾
啾甫欲剖心以當竹實以心之流血以當醴泉慰王者之嘉瑞憫其饑而問之微軀不足
恤也鳳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如賢者非有道之祿不食也**坐看綠翮長**
【趙】曰鳳凰羽具五綠故謂之綠翮**舉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
【夢弼】曰春秋合讖圖曰黃帝坐元扈洛水之上與大司馬容光等臨觀鳳凰銜圖置帝前
黃帝再拜受圖註元扈石室名也**飛下十二樓**【朱】曰前漢郊祀志黃帝時
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應劭曰崑崙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之所居**圖以奉**
至尊奉一作獻【夢弼】曰至尊天子也圖奉至尊為治世之具也**鳳以垂鴻**

猷[趙]曰鴻猷大道也鳳垂鴻猷所以表大道也[夢弼]曰山海經鳳者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腸文曰信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為此[夢弼]曰此乃夫子歎鳳鳥不至之意也羣盜何淹留[北]懇至不厭○[夢弼]曰如是則四海清平羣盜復尚縱橫手此甫所以感鳳而思見賢人以致治平之效也

朱鳳行[鶴]曰此詩爲衡州刺史陽中丞濟作也大曆五年臧玠殺崔瓘濟攝連帥之職以討賊故託衡山朱鳳以喻之側身長顧求其羣謂率澧州刺史楊子琳道州刺史裴虬廣州刺史李勉同討玠也當是大曆五年[師]云鳳以喻君子時甫困於荊衡不得其志欲引其類以進澤及下民爲小人之所疾併

存之以俟明辨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趙曰此篇是託興君子小人甚明朱鳳乃衡山上之物也因其物而有作乃以爲興矣韻書云嗷嗷衆口愁也詩哀鳴嗷嗷側身長顧求其羣一作曹翅垂口噤心甚勞夢弼曰鳳以喻君子時甫困於湘衡不得其志故以垂翅噤口爲言黃雀喻細民也言當兵興之際小民勞困於征役也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夢弼曰劉公幹詩鳳皇集南嶽羞與黃雀羣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夢弼曰鴟梟喻小人也時亂離日久甫欲引其類以進使澤下民反爲小人之所疾而不可得也

杜鵑 夢弼曰成都記杜宇亦曰杜主自天而降稱望帝好稼穡教人務農治郫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時荊人鼈令死其尸泝江而上至汶山下復生見望帝望帝因以為相号曰開明會巫山江壅人遭洪水開明為鑿通流有太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望帝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 鶴曰寰宇記望帝以德不如鼈令因禪位于鼈令號開明遂自亡去化為杜鵑鳥故蜀人聞杜鵑鳴曰是我望帝也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 批正是突兀奇怪欲咎後人之疑作此村樸老人態耳起語參差何必拘韻作者當自知之 補註 趙曰世有杜鵑辯仙井李新元應之作鬻書者編入東坡外集詩

誌非矣其說曰南都王諲伯書江瀆驛垣謂子美詩歷五季兵火舛缺離異雖經其祖父
所理尚有疑闕者諲伯謂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蓋是題下
註斷自我昔游錦城為首句諲伯誤矣且子美詩倫諸家體次非牽合程度者也是篇句
落處乃五杜鵑豈可以文害辭辭害意邪原子美之意類有所感託物以發亦六義之比
興離騷之法歟按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為飼之胡江東所謂杜宇曾為蜀帝
王化禽飛去舊城荒是也且禽鳥至微知有所尊故子美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禮若奉至
尊蓋譏當時刺史有不禽鳥若也唐自明皇後天步多艱刺史能造次不忘君者可一二
數嚴武在蜀雖橫斂刻薄而實資中原是西川有杜鵑其不虔王命負固以自抗擅軍旅
絕貢賦如杜克遜在梓州為朝廷西顧之憂是東川無杜鵑耳至於涪萬雲安刺史微不

可考凡其尊君者爲有懷貳者爲無不在夫
杜鵑之真有無也誼伯以爲來東川無聞杜鵑
聲繁而急乃始歎子美詩跋寔紙上語又云
子義不應疊用韻句邪子美自我作古疊用
韻無害於爲詩僕所見如此誼伯博學强辞
殆以有折衷之元應之說如此必公謂元應
言杜詩俗衆體是矣於三絕句有前年渝州
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已有兩刺史矣於
草堂詩舊犬喜我歸隣舍喜我歸大官喜我
來城郭喜我來已有四喜我矣亦豈拘尋常
程度邪今詩四句有四杜鵑亦詩所謂有酒
醑我無爾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之勢謂
觀其言有杜鵑無杜鵑無杜鵑有杜鵑錯綜
其語豈直是題下註邪後又有一杜鵑則亦
八仙歌用阮籍秋懷重押歸字謝靈運述組
德重押人字一篇之中有兩船兩眠兩天兩
前字者也次公所見此四句真以言杜鵑之
有無也其下云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杜

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則以成西川有杜鵑之句下又云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則以成雲安有杜鵑之句詩之引結甚明若其言尊君之義則自在中間鋪叙不必泥首四句便爲美刺况此詩作於雲安乃大曆元年春嚴武已死於去年夏時郭英乂爲崔旰所殺繼而杜鴻漸來豈可指爲嚴武之有君耶又雲安在唐是夔州之屬縣非有刺史豈可比西京之列爭元應之說又爲穿鑿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朱曰子美結廬在浣花里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蘇曰上林苑喬木參天松篁陰合珍禽奇獸自然駢集趙曰曹子建詩荊棘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補曰鮑照行路難云中有一鳥名杜

鵑云是古時蜀帝魂公所用蓋出於此也至
若此篇常再拜而重之不能拜而淚下則尊
君之意前人所不到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一作喧仍
為餧其子朱曰世說杜鵑養子於百鳥巢百鳥共養其子而不敢犯夢弼曰餧
於偽切飼也禮若奉至尊鴻鴈及羔羊夢弼曰毛萇詩傳大
曰鴻小曰鴈小曰羔大曰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
序又知恩夢弼曰行月郎反列也朱曰晉羊祜鴈賦鳴則相和行則接武前不
絕貫後不越序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聖賢古法則古一作吾
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
暮春間値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

泉【批】此起此結皆出意表○【修可】曰劉越石
扶風歌據鞍長嘆息下淚如流泉【夢弼】曰
夫人爲萬物之靈萬物尚知君臣父子之分
今人乃叛君肆爲悖逆如安史之徒了無上
下禮節可以人而不如禽獸乎甫以身病不
能再拜其緬思朝廷不忘君父之意左切矣

杜鵑行【鶴】曰觀其詩意乃感明皇失位
而作當是上元元年遷西內後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為杜鵑似老烏【洙】曰華陽
風俗録鳥有杜鵑者其大如鵲而羽烏聲哀
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者則
有別離之苦
人皆惡聞之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為
哺雛雛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
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平聲【夢弼】曰號【鶴】曰

通鑑上元元年七月丁未李輔國矯上語迎上皇遊西内䖍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遮道曰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内上皇驚幾墜力士曰李輔國何得無禮叱下馬而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左右丙辰高力士流巫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溱州陳玄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王真公主出居王真觀上皇以不懌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詩云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又云業工竄伏深樹裏盡謂此也

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師曰時祿山陷西京明皇西走幸蜀既失帝位奈

何又棄骨肉而孤寓他邦肅宗即位靈武不能即遣迎還明皇而使之羈孤在蜀明皇由是悒快不得意至於化去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

希曰師註謂明皇幸蜀失位肅宗即位靈武不能迎還使之羈孤悒快化去則非蓋此詩專譏肅宗爲李輔國所間故曰萬事反覆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蔡寬夫詩話云鮑照行路難云愁思忽而至跨馬出北門舉頭四顧望但見松柏荊棘鬱蹲蹲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魂聲音哀苦鳴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中心惻愴不能言與子美杜鵑行語意極相類或云子美此詩爲明皇還居西内有感而作也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瞥捩雌隨雄【鄭】曰搶七羊切佯音羊瞥匹烈切捩力計切毛衣慘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唯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蠹欲充苦飢始得食一蟲詐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斅學傳遺風乃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

如花紅

義鶻行 彥輔曰感鳥獸猶見義而動也 鶴曰詩云近經潏水謂此事樵夫傳當是乾元元年在長安作 夢弼曰此篇乃甫寓意以回鶻能助順終又邀功不若斯鶻之有成功而知用捨去就之義觀者可以意會而甫之深旨判然可見矣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嶺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 噬一作之 趙曰楚詞精瓊糜以爲粻 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 蘇曰定遠侯過湟中至敦煌氐羌掃殄殆盡黃口亦無存者 趙曰黃口出家語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

[蔓箋]曰此以上喻賊陷京師生民皆爲祿山之所吞噬靡有孑遺者也其父從

西歸一作來[蔓箋]曰王者爲民父母保民若赤子是以有父子之喻翻身入

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

[鄭]曰捩練結切拗捩也[蔓箋]曰斗上謂北斗之上也回鶻在北故言斗上也噭哮

來九天[鄭]曰噭古弔切深聲哮許交切脩鱗脫遠枝巨顙拆

老拳[批]此奇事適使子美聞之○時可曰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漚麻池日相歐擊及

貴乃召陽與酣謔引陽臂笑曰孤往日厭卿老拳卿亦飽孤毒手[蔓箋]曰劉禹錫嘗曰作

詩用僻字須有出處嘗讀杜負外巨顙拆老拳意恐無據及讀石勒傳乃知子美豈虛言

哉高空得蹭蹬[洙]曰海賊蹭蹬波失勢貌短草辭蜿蜒折

尾能一棹【洙】曰江賦揚鬐棹尾左傳尾大不棹飽腸已皆穿生雛減衆雛死亦垂千年【夢弼】曰自其父西歸至此喻肅宗自靈武來收復兩京遣使至回鶻結好遂得回鶻助順而祿山始敗北失勢由此而剪滅矣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洙】曰鷙擊鳥鷹鶻類也孔融云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急難心炯然炯一作惘【洙】曰詩棠棣兄弟急難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夢弼】曰言鶻既助鷹殪蛇及功有成不求報德忽飛去而不知其所在用捨之間抑何賢如此今回鶻既助順討賊有功奈何留屯左輔索金繒求女子無所不至此所以有愧於義鶻之不有成功也近經滈水湄【鶴】曰滈水在京兆杜陵滈以律功此事樵夫傳飄

蕭覺素髮朱曰潘安仁班鬢彪以承弁素髮颯以垂領凜欲衝儒冠欲一作烈朱曰盧子諒詩怒髮上衝冠人生許與分夢弼曰分扶問切情分也亦在顧眄間聊為義鶻行永激壯士肝蘇曰陛遜時政論曰不以與刑善惡焉能激壯士之肝膽耶

呀鶻行鄭曰呀虛加切虛也

病鶻早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鴈歸鶉錯迴首緊腦雄姿迷所向竦翮稀毛不可壯強神迷復皂鵰前後材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

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

王兵馬使二角鷹【鶴】曰悲臺蕭瑟之中有萬里之長江此言夔也當是永泰元年冬王玕寇至夔時作按舊史衛伯玉大曆初丁母憂朝廷以王昂代其任伯玉潛諷將吏不受詔遂起復再任王得非昂乎

悲臺蕭瑟石巃嵸【鶴】曰巃力空切嵸即空切【東】曰潘岳西征賦巃嵸逼迫註巃嵸高大貌哀壑杈枒浩呼洶浩一作浪呼一作污【鄭】曰杈初牙切枒五加切杈枒不齊貌中有萬里之長江【師】曰悲臺哀壑長江先言荊楚風景述角鷹之所出也迴風滔日孤光動【趙】起得森聳賦二角鷹不意出此此悲臺字便從呼鷹來哀壑則夔峽間意也讀至迴風滔日豈可以逐

字遂句某地某事意之哉語有神助正在此等畫入驗選難以語人**角鷹翻倒**

壯士臂〔師〕曰鷹之有角亦若馬有肉駿始為奇特也〔夢弼〕曰風土記鷹出南鳶埤

雅鷹鶻二年之色也項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將軍玉帳軒翠氣**

〔夢弼〕曰將軍指王兵馬也〔師〕曰謂青油幕下軒昂其勇氣也**二鷹猛腦絛**

徐墜〔杜〕猛腦絛徐墜亦不成語○〔趙〕曰舊本作徐侯鏇殊無理義王介甫善本作絛

徐墜於理或然晉潘岳苦雨行賦云始蒙濛而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

杉雞竹兔不自惜〔夢弼〕曰言不保其性命也臨海異物志杉雞黃冠青

綬常在杉樹下又竹兔小如野兔食竹葉**狡兔野羊俱辟易**孩一作溪

〔趙〕曰項羽傳揚喜追羽羽叱之人馬皆驚辟易師古註辟易謂開張而易其本處〔鄭〕曰辟

易音壁亦鞲上鋒稜十二翮【宋】曰鮑明遠詩昔如鞲上鷹【夢弼】曰鞲以皮捍其臂也傳玄鷹賦左目若側右視如傾勁翮二六機連體輕將軍勇銳

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崐崘虞泉入馬蹄【夢弼】曰安西崑崙虞泉皆在西也泉本作淵公避唐諱也淮南天文訓曰日入于虞淵白

羽曾肉三狻猊【批】楚之楚不厭○【宋】曰白羽箭也【夢弼】曰狻先九切猊五兮切獸名三狻猊前西域三部王兵馬起于安西嘗擒西域胡酋其敢決頗似鷹故美之也尒雅釋獸狻猊如虦猫食虎豹註師子也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虦音棧敢決

豈不與之齊荊南芮公得將軍亦如角鷹下

翔雲下一作入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

羣驅出六合梟鸞分師曰金屋謂天子黃金闕也惡鳥喻史思明殘黨猶蹈長安故子美欲得王公驅其羣以清六合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而不雜揉故曰梟鸞分梟食母之鳥

丶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它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鶴曰王監兵馬使即公爲賦二角鷹者也今詩云玄冬幾夜宿陽臺當與二角鷹歌同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雲飛玉立盡清秋【趙】曰此詠鷹如雲之飛如玉之立皆言其白盡清秋即序所謂臘後春生鶱飛避暖是也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千人何事網羅求【趙】曰序云羅者竟未能得也一生自獵知無敵【趙】曰鷹所以獵此野鷹也故云自獵庾信詩野鷹能自識江鷗解獨漁百中爭能恥下韝【魏】往往語別有興味。【洙】曰東觀記太守桓虞署趙勤爲督郵貪吏自去虞歎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韝命中鵬礙九天須卻避【趙】曰孔氏志云楚文王雅好田獵有一人獻一鷹曰非王之鷹之儔俄而雲際有一物凝翔飄颻鮮白而不辨其形鷹見之於是竦翮而升矗若飛電須臾物墮如雪血灑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墜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衆莫能知時有博物

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飛焉故爲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兔經三窟莫深憂【洙】曰戰國策馮煖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於死耳

黑鷹不省人間有【夢弼】曰省悉井切察也度海疑從北極來【趙】曰北方之極也北方肅殺之氣故鷹多生於此【夢弼】曰尒雅北至於祝栗謂之北極正翮摶風超紫塞【洙】曰鴈門有紫疆城草皆紫色故曰紫塞【趙】曰崔豹古今註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塞者擁塞夷狄也玄冬幾夜宿陽臺【趙】曰梁元帝纂要冬日玄冬虞羅自覺虛施巧【洙】曰隋魏彥深鷹賦何虞者之多端運横羅以羈束春鴈同歸必見猜【趙】曰此序所謂臘後春生騫飛避暖故云與鴈同歸萬里寒空祇一日

金騂玉瓜不凡材

催宗文樹雞柵 鶴曰公以大曆元年暮春自雲安遷居夔州而此詩云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又云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當是大曆元年作

吾衰怯行邁 洙曰遠行曰邁 旅次展崩迫 趙曰易旅卦旅即次任彥昇辭奪禮啓行云不任崩迫之情 夢弼曰老年畏遠邁姑次夔州聊以寄展崩迫之農也

愈風傳烏雞 洙曰本草以烏雌雞治風 秋卵方漫喫 趙曰春卵可以抱育而秋卵充食而已 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

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課奴殺青竹 洙曰楚人

以火炙竹去其汗謂之殺青欲其耐久也終日憎赤幘【夢弼】曰赤幘雞冠也終日喧呼聒人致憎疾之也搜神記洛陽城南有亭宿者死有書生入亭端坐誦書夜半有人著皂衣又有人冠赤幘來戶外呼亭主問誰嗟嘆而云書生更呼亭主問面黑者誰曰北舍母猪也赤幘者誰曰老雄雞也汝是誰曰我老蝎也明日併殺之亭遂安靜踏藉盤按翻塞蹊使之隔墻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来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内令入不得擲【夢弼】曰令平聲稀間可突過【批】不可曉觜距還汚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厄【夢弼】曰又恐籠柵間隙稀踈可衝突以過觜爪汚漫於几席故宗文詳為措置苟以如諜螻蟻可寬其死而雞

亦不爲狐狢所害兩得其便也應宜各長幼自此拍勍敵籠栅念有脩近身見損益夢弼曰勍渠京切還也自此長幼各得所宜勍敵必均皆趍於成就非特見籠栅之有制度近營諸身其損益之理亦莫不然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夢弼曰宗文宜領吾凡分當分析以成其事此告之之辭也不昧風雨晨夢弼曰雞能司晨風雨不渝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亂離減憂感洙曰雞鳴之詩序詩者以爲亂世則思君子于美[illegible]減憂感其可見矣夢弼曰甫當亂離之際而能守其志度則憂感鮮矣甫因雞而言及此豈非近身見損益乎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洙曰不以改其度也詩邶風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倚賴窮歲晏撥

頗去休釋去一作及莊子若休將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

阡陌〇趙宗武誦前詩宗文樹此柵皆頗善事[illegible]曰祝雞翁居尸鄉山下養雞千餘皆有名字呼名則種別而至賣雞及子得千餘萬輒置錢去之[illegible]曰阡陌田間道也尸鄉翁養雞之多不須籠柵惟拘留填蓋於阡陌之間今甫未能似之也

縛雞行夢弼曰縛伏約切繫也[illegible]曰詩云注目寒江倚山閣當是大曆元年冬寓居夔西閣時作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争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illegible][illegible]曰此與孟子見牛未見羊同意吾叱奴人解其縛雞

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批】短篇偶然正合如此本無奇特評者既過效者失之〇【趙】曰人之得失如雞如蟲又且相仍何時而了乎至於注目寒江倚山閣則所思遠矣近世惟黃魯直達此詩之旨其書酺池寺書堂云小黠大癡螗捕蟬有餘不足夔恰蚿退食歸來此窻夢一江風月趂魚舩可與言詩者當自解也【師】曰愛虫則害雞愛雞則害蟲利害得失要在權其輕重而爲之除寇則勞民愛民則養寇其理亦猶是也與其養寇孰若勞民與其食虫孰若存雞也【補注】步里客談云古人作詩斷句輒旁入他意最爲警策如老杜云雞虫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是也黃魯直作水仙花詩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横亦是此意洪容齋云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宅人之所能企及也

。雞【鶴】曰詩云巫峽漏司南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紀德名標五【洙】曰田饒曰夫雞首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見敵而鬬勇也得食而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

初鳴度必三【批】非工部則此語失笑○【蘇】曰雞經未曉而必三唱古詩三唱遠村鷄

殊方聽有異【夢弼】曰聽平聲

失次曉無慙【批】五字備譏態○【趙】曰公在夔為殊方於殊方而聽雞鳴有異於中原之宅曰則以雞失鳴之次而天既曉矣殊無慚赧也此陳壽國志所謂失旦之雞者矣

問俗人情似充庖爾輩堪【洙】曰禮充君之庖【[illegible]】曰梁繪見羣雞而語曰爾董堪充吾席上之庖

氣交亭育際【趙】曰劉孝綽啓一物之微遂留亭育【夢弼】曰裴元新語正朝垂圭頭於門又桀雞以副之俗說壓厲氣元以問何南任君

注君曰是月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齕百草雞啄五穀殺之以助生氣也巫峽論

司南洙解久

。歸鷰彦輔曰此詩公託意以自喻也鶴曰公見歸鷰而傷已之未歸故有故巢儻未毀會傍主人飛之句舊次在乾元二年秦州詩內梁編亦然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

自知歸洙曰言四時迭運自得其序而以炎涼往來者乃燕之自知爾春色

豈相訪衆雛還識機趙曰禰衡鸚鵡賦才聰明而識幾故巢

儻未毀會傍主人飛師曰傍去聲

、燕子來舟中作鶴曰詩云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

當是大曆五年潭州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夢弼曰指杜陵之故居也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居一作君洙曰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

雙燕夢弼曰詩云旅食驚雙燕文云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當是廣德二年春在閬州作公有意於出峽未知嚴武再鎮蜀也

旅食驚雙燕一作雙飛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

濕 杜自諭。夢弼曰左傳子罕曰吾儕小人皆有室廬以避燥濕寒暑 且復過

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 趙曰梁吳筠燕詩問余來何遲山川幾紆直

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夢弼曰離力智切 黃希曰此詩子美託物以見己意 趙曰言當秋而身於天地之間存在亦如燕舍此而去也

鸚鵡 夢弼曰此篇多用禰衡鸚鵡賦 鶴曰此詩句句含不遇之意公蓋託以自況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內真夔州所作也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 夢弼曰禰衡賦性辯慧而能言才聰明而識機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

翠衿渾短盡 夢弼曰禰衡賦綠衣

翠矜

紅觜謾多知 夢弼曰禰衡賦紺趾丹觜豈言語以階亂將不密而致危

未有開籠日 夢弼曰禰衡賦閉以雕籠翦其翅羽 空殘宿舊枝 夢弼曰禰衡賦想崑山之高峻思鄧林之扶疎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

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洙委折可謂○洙曰禰衡賦雖同族於毛羽故殊智而異心

◦子規 鶴曰詩云峽裏雲安縣又云眇眇春風見當是大曆元年作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 夢弼曰謂簷宇飛揚如鳥之張翼也詩斯干如鳥斯翼也

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 洙曰子規杜鵑

眇眇春風見 趙曰言春風之中眇眇見之也 蕭蕭夜色淒

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趙】曰一本作故傍旅人低非是蓋已言客愁不應更言旅人也

。百舌【鶴】曰詩云重重秪報春而舊次在閬州詩内今未詳爲何年作要不出廣德元年二年也

百舌來何處重重秪報春【夢弼】曰百舌禽名江東人謂之信鳥逢春而鳴【十朋】曰百舌者反舌也能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春囀夏止

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夢弼】曰梁肖一作難相見

子暉反舌賊春霏霏而花密

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

側有讒人【鮑】曰王直方詩話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云反舌有聲讒人在側乃

解老杜百舌詩過時如發曰君側有讒人之句按周書月令云芒種之日螳蜋生又五日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是謂陰息反舌有聲佞人在側

白鳧行 鶴曰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又爾雅釋曰水鳥也公以白鳧喻詩云終日忍飢西復東知公在夔自瀼西而遷東屯當是大曆二年作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 夢弼曰甫追思少年之時也 化為白鳧似老翁 似一作象杜誤體○夢弼曰自傷今衰暮也述異記鵠生五百年而紅五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為白鵠 故畦遺穗已蕩盡 夢弼曰歎家鄉為寇盜所焚蕩也 天寒歲暮波濤中 歲一作日洙曰此杜公自喻也 鱗介腥膻素不食 膻一作臊 終日忍

飢西復東夢弼曰言已不食不義之祿也魯門鶢鶋亦蹭蹬

聞道如今猶避風趙夔憐蚿最是想意○洙曰爾雅鶢鶋海鳥也大鷲馬駒一名雜縣師曰鶢鶋海鳥止於魯東門爲避風也喻甫避亂依夔州夢弼曰國語海鳥鶢鶋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

○歸鴈二首鶴曰詩云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又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當是大曆五年潭州作

萬里衡陽鴈今年又北歸夢弼曰衡陽有回鴈峯鴈至此不過遇春而回洙曰應德璉詩朝鴈鳴雲中音響一何哀問子遊何鄉戢翼正徘徊言我塞門

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來將就衡陽棲往春朔北土今冬客南作
飛【希】日公在南而鴈北飛故日背人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
稀繫書無浪語無一作元【朱】曰鴈足繫書用蘇武事【蘇】曰孔琛邊鴈繫書
真浪語耳其迷過於刻劍守株者愁寂故山薇
欲雪違胡地【朱】日謝靈運詩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先花別楚
雲【新】先花字生○【朱】曰月令鴈北鄉管子曰鴈秋南春北言其避寒也楚南也故曰先
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春陰暮
江南日色曛【夢弼】曰曛日入也傷弓流落羽【朱】曰史盈引虛
弓而鴈落入問之日此鴈傷弓也行斷不堪聞【夢弼】曰行戶剛切列也【朱】

日嚴僅因於上蔡自嘆曰縲絏憂羈不忍聞斷行旅鴈搶然久之獄吏惻然鮑明遠詩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歸鴈**【鶴】曰詩云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歸當是大曆四年春赴湖南時作時吐蕃未寧

聞道今春鴈南歸自廣州【夢弼】曰世傳鴈不過衡陽故劉孝綽詩有洞庭春水綠衡陽旅鴈歸之句今言歸自廣州著異也**見花辭漲海**【夢弼】曰漲海海名謝承後漢書陳茂常渡漲海交趾七郡皆從漲海入也**避雪到羅浮**【趙】清麗語○【夢弼】曰羅浮山在嶺南惠州羅浮山記羅浮者羅總稱也羅羅山浮浮山二山合體謂之羅浮舊說浮山自會稽來今山上猶有東方草木**是物關**

兵氣【批】語老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

湖秋【趙】曰五湖霜雪之多隔之不宜故隔而秋不過也

·孤鴈【彥輔】曰又值喪亂羈旅南土而見於詩者意嘗在於鄉井故託意於孤鴈也【鶴】曰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蓋託孤鴈以念兄弟也似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羣一作聲聲飛念羣誰憐一

片影相失萬重雲【批】亦未盡著相。【師】曰鮀當孤鴈詩云更無聲接續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子美有不飲啄念羣之語孤之中乃有不孤之念而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又有不盡之意乎【黄文商】曰鮀照鳴鴈行齊飛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羣

離亂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鵶無意緒鳴噪自紛紛夢弼曰此譏不我知而徒肆譊譊者

歸鴈鶴曰詩云春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當是同前篇在廣德二年作

春來萬里客春一作東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鴈高高正北飛正一作向師曰甫客居萬里外覩鴈北飛傷己未有歸期曾鴈之不若也

官池春鴈二首鶴曰漢州城西池乃房琯所鑿今日官池即城西池也公送嚴武至綿道出漢故至官池

自古稻粱多不足夢弼曰陳周洪正詠鴈南思洞庭水北想鴈門關稻

衆俱可戀飛去復飛還至今鸂鶒亂為羣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師】曰鴈有序脊兄弟宼亂諸弟離散有阻隔故云歸飛隔暮雲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洙】曰蕪城賦北走紫塞鴈門

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矰繳絕須防繒一作矰【趙】句意緊嚴後南緊得之故節度森整○【夢弼】曰矰音憎短矢也繳音灼生絲縷也言以絲繩繫矢而射之也淮南子鴈銜蘆而翔以避矰繳【夢弼】曰班固兩都賦撫鴻罿御繒繳

○舟前小鵝兒【公自註】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一作遏
無行亂眼多希曰爾雅注引聘禮云私覿愉愉焉出如舒鴈鄭注云威儀自然而有行列也鵝一名舒鴈羲之愛其宛頸而今乃引頸所以見其嗔也夢弼曰行户郎切列也
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
狐狸奈若何

得房公池鵝鶴曰房琯上元元年八月爲漢州刺史鑿城西池實應二年四月拜特進刑部尚書在路遇疾八月薨於閬州公有祭文是年改廣德此詩當作於其年拜特進時故有鳳凰池上應回首蓋期以再入朝也

房相西亭鵝一羣亭一依池眠沙泛浦白於雲鳳

凰池上應回首為報籠隨王右軍【師】日王羲之性愛鵝道士常以鵝易其字

。鸂鶒【彥輔】日臨海異物志鸂鶒水鳥毛有五色食短狐其在漢中無毒氣【鶴】日此篇言公失位于外無心求進雖有留滯之嘆而無持擊之累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趙】日左太冲詩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看雲莫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翦【彥修】只韓詩外傳鴻飛千里特六翮耳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洙】日謝惠連鸂鶒賦摧羽翮於翩翻【趙】日公自况也

。花鴨【鶴】日此篇言公以直言受知而出居于外雖有一能之適猶以先鳴

爲戒

花鴨無泥滓【趙】曰譬被文而修潔也堦前每緩行堦一作廷

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批】可以有諷○【宋】曰諸葛亮謂張温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不覺羣心妬【趙】曰以自警也休牽衆

眼驚【趙】曰以自安也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一【趙】曰以自警一以自安然後可以飽稻粱蓋飽食緘言以終之處亂之道也

。鷗【鶴】曰詩云江浦寒鷗戲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江謂大江浦謂魚復浦也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

點春苗雪暗還須落一作浴風生一任飄【趙】曰鷗性

耐寒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蕭【批】子美賦物別自爲體異於唐人纖巧然此等又類可笑

獸古詩八首律詩七首

遣興三首同作七首五首見懷古門【鶴】曰此詩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天用莫如龍【洙】曰漢食貨志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夢弼】曰易乾卦時乘六龍以御天也

有時繫扶桑【洙】曰淮南子曰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經于隅泉是謂高舂頓于連石是謂下舂爰止羲和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註扶桑東方之野六螭即六龍也【夢弼】曰楚辭劉向九

嘆維六龍於扶桑頓轡海徒涌〔蘇〕曰李膺六鼇頓轡滄海怒湧魚鱉漂蕩郭璞詩六龍安可頓曹植書日不我與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神人身更長〔蘇〕曰元狩中海寧有神人身巨而長持戟行於淡煙中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蘇〕曰樊噲中原已有真主此外英雄徒自爭強吞聲勿復道〔朱〕曰玉膏往事吞聲捫膺不復道真宰意茫茫〔朱〕曰老子有真宰足以制萬物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趙〕曰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故云地用良者良馬也苟無良馬何以記取之乎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夢弼〕曰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日追風君看渥洼種〔朱〕曰漢元狩三

年馬生渥洼水中渥音握洼於佳切態與駑駘異【蘇】曰毛卲見衛玠曰是兒乃渥洼種其骨自與駑駘不羣風神自異不離蹄齧間逍遙有能事【夢弼】曰良馬以比君子祿山干諸將爭功如駑駘之蹄齧也唯郭子儀晏然謙退故有是向

沙苑行【鶴】曰按寰宇記沙苑一名沙阜在同州馮翊縣南唐置沙苑監掌牧養此詩當是天寶十三載羣牧都使奏就羣校中點馬時作而梁權道編在天寶十四載其年祿山反狀已成上下交憂果如詩史云薊北反書未聞已逸身幾旬則是時豈復誇詠苑馬如是也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墻百餘里

【夢溪】曰前漢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同州昔爲馮翊郡故謂之左輔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有白水縣以其水白因以名之白沙即沙苑也如至也自沙苑至白水百有餘里以營圍繞牧馬監于此以養羣馬也繚盧斂匀結也【洙】曰班固西都賦有上郊禁苑繚以周牆四百餘里其中乃有大宛之馬**龍媒昔時渥洼種汗血今稱獻於此**【洙】曰前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又馬生渥洼水中天馬歌曰霑赤汗沫流赭西域大宛馬日行千里至日中汗血【夢溪】曰西域傳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苑中騋牝三千匹**【洙】曰詩騋牝三千毛氏註馬七尺曰騋騋馬牝馬也風俗通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爭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諸侯相贈乘馬東帛帛爲

匹㚒馬之相匹耳

豐草青青寒不死【洙】曰詩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古詩青青河畔草

食之豪健西域無【夔】曰食音嗣飼也【趙】曰寒時草當死而沙苑之地宜草雖寒而不死以之食馬則豪健雖西域出馬之地亦無此豪健也

每歲攻駒冠邊鄙攻一作牧【洙】曰周禮夏官廋人掌攻駒註攻駒乗其蹄齧者閑之

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廄皆雲屯【洙】曰詩矯矯虎臣西都賦披飛廉入苑門陸機詩胡馬如雲屯言馬之多也

驌驦一骨獨當御【鄭】曰驌息逐切驦色莊切【洙】曰左傳定三年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馬融曰驌驦鳥也馬似之

春秋二時歸至尊【趙】曰虎臣所掌之馬雖多而其中驌驦一種之骨充御故一年之中春秋兩次進之

至尊內外

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洙】曰開元初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
年加至四十五萬匹魏武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詩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趙】曰言櫪中坰
外空大存之而不如驌驦之駿異也逸羣絕足信殊傑【洙】曰顏延年賦
伊逸倫之妙足魏文帝與孫權馬書曰此馬善中國雖饒馬其如此絕足亦小曹毗馬
射賦何逸羣之奇駿倜儻權奇難具論【師】曰倜他歷切儻他郎切不羈
也【洙】曰顏延年賦雄志倜儻精權奇纍纍塠阜藏奔突【夢弼】曰塠都回
切塠阜言苑中之山塢可以藏馬之奔突也往往坡陀縱超越[illegible]賦
沙苑至此方有趣〇【洙】曰列仙傳蘇耽騎鹿遇險絕處能超越語人曰龍也【夢弼】曰坡陀
言苑中之沙汀可以縱馬之超越也角壯翻同麋鹿遊【洙】曰顏延年賦

分馳迴場角壯來等前漢伍被傳見麋鹿遊姑蘇臺【夢弼】曰言馬之角鬭其壯可與麋鹿並其能以麋鹿善走險也

浮深簸蕩黿鼉窟【批】兩語亭○【夢弼】曰浮深謂馬浴於水也海賦戲廣浮深【洙】曰龐公傳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

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洙】言其浴之感龍精氣往往與龍交也辭者失之豪氣勦捷又勝寶劍篇語○【夢弼】曰馬與魚龍異物而同精氣縱未能成龍亦有神靈所憑故也

瘦馬行

【師】曰此詩爲房琯作琯喪師陳濤斜罷相出爲邠州刺史時論多惜之謂其可復用也【鶴】曰琯敗在至德元載十月今云去歲奔波逐餘寇是

二年作明矣
是年瑄罷相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如堵墻骼一作骸　夢弼曰骼各額反硉郎兀切硉兀骨高貌　洙曰郭璞江賦巨石硉矹以前却禮觀者如堵墻

絆之欲動轉欹側夢弼曰絆馬縶此豈有意仍騰驤洙曰西京賦仍奮翅而騰驤

細看六印帶官字六一作火　洙曰唐令諸掌牧馬以小官字印印右膊以年辰印印右髀以監名依左右廂印印尾側至二歲起春量強弱漸以飛字印印右膊細馬俱以龍形印印項左官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傳送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右頰

衆道三軍遺路傍三一作官

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

詖逐餘寇驛騮不慣不得將【夢弼】曰太騮良馬不慣於角逐
以喻房琯不習乎戰鬪也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
乘黃【洙】曰乘黃古之神馬亦名上黃神馬也龍翼馬身黃帝正而登仙【夢弼】曰乘黃
雖病不害其爲神馬琯雖戰敗不害其爲賢相也當時歷塊誤一蹶
【勞】曰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夢弼】曰喻小過也委棄非汝
能周防能一作難【夢弼】曰喻琯之見廢亦出於不意非故爲而速辜也見人
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希】曰鮑照行路難云今日
見我顏色好眼花錯莫與先異【趙】曰喻琯之失君而形於憔悴也【夢】天寒遠放
鴈為伴【夢弼】曰喻琯遠出於邠州不正居君之左右也日暮不收烏

豸瘡[趙]衰窮悼屈亦須痛快得意○[黃鶴]曰俯朝廷不見收録而譏言中傷之也

誰家且養願終惠[朱]曰顏延年赭白馬賦終顧惠養蔭本枝兮更

試明年春草長[杜]展轉沉著忠厚惻怛感動千古○[師]曰按唐史房琯有宰相器時帝命琯將兵與賊戰陳濤斜琯儒者不知兵用春秋車戰法爲賊所敗帝怒斥琯爲邠州刺史甫此意於琯之見棄而朝廷寡恩莫之終惠甫欲再試寓詩用之以盡其所長斯可矣故末章有誰家且養願終惠更試明年春草長之句

驄馬行[公自註]太常梁卿勅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鶴]曰此詩乃天寶十四載作

鄧公馬癖人共知[朱]曰晉杜預爲春秋傳時王濟解相馬又甚愛之而

和嶠頗聚歛領常稱濟有馬癖嶠有錢癖武帝謂預曰卿有何癖曰臣有左傳癖[趙]曰馬乃梁卿受賜於君不可以予人鄧公愛而取之非是故公詩以馬癖譏之也

初得花驄大宛種[朱]曰西域傳大宛國多善馬高山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牝馬置其下與集生駒號天馬子[希]曰太宗骨所乘馬有名玉花驄者

夙昔傳聞思一見[illegible]曰南史蕭摩訶千聞不如一見

牽來左右神皆竦

雄姿逸態何崷崒[朱]曰崷自秋切崒[illegible]識切傅玄文賦雄姿邈世逸氣橫生西都賦巖峻崷崒

顧影驕嘶自矜寵[趙]曰在人有顧影自憐者矣在馬亦宜然故使自矜寵也[illegible]曰顧影謂無儔匹也相馬經馬有眄影而視者張華馬賦顧影自媚

隅目青熒夾鏡懸[趙]曰西京賦隅目高眭註隅目謂目

有角也顏延年赭白馬賦雙瞳夾鏡肉駿碨礧連錢動[夢弼]曰碨烏罪
切礧力罪切石貌肉駿者肉突起碨礧然也連錢謂馬文點綴如連錢也唐開元滑州刺
史李邕獻馬肉駿麟臆東拔志扶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駿如斗領下垂胡側立倒傾
毛生肉端蕃人云此肉駿馬也乃知鄧公驄馬行云肉駿碨礧連錢動當作肉駿朝
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洙]曰征諱詩許史乘
華軒韓子馬似鹿者直千金又漢使壯士持千金請宛善馬赤汗微生白
雪毛[趙]曰東觀漢記曰武帝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一
銀鞍卻覆香羅帕[杜]無緊要有風去〇[洙]曰徐敬業詩汗馬躍銀鞍周
弘正詩銀鞍羅紫韁卿家舊物公能取一作有之天廄真龍

此其亞【註】日周禮凡馬八尺以上爲龍【補】日天廐真龍乃天子所御之馬也非天子所賜不得而有之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補註】日涇渭二水在西幽并二夕一作朝州在北相去幾千里晝洗涇渭夜刷幽并夜言其疾也【王彦輔】日古之善賦詩者工於用人語渾然若出於己意予於李杜見之顏延年赭白馬賦日旦刷幽燕晝秣荊楚子美驄馬行日晝洗須騰涇渭深夕趨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馬歌日雞鳴刷燕晡秣越盖皆用顏賦也韓退之日李杜文章在光艶萬丈長信哉

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註】日穆天子傳乘八駿之馬

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註】日春秋

考異記曰地生月精爲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修可】曰有雲霧而降精此所以爲神異【夢弼】曰造次謂淺近也此俗淺近安有此馬雲霧冥晦月精茹降而生是馬

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肯使一作知有【趙】曰將下詔取之爲天子之御矣【希聲】曰末章歸功于鄧公以此馬諭鄧公非塵世所能容只恐天詔一下登踏帝庭矣

高都護驄馬行

【鶴】曰按新舊史高仙芝開元末爲安西副都護舊註以爲高適非也此詩當作於天寶七載

安西都護胡青驄【洙】曰唐安西郡東至焉耆鎮去交河郡七百里南隣吐蕃西連踈勒去葱嶺七百里北距突厥正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

龜茲城【夢弼】曰胡青驄言良馬出于胡地有青白之色也

聲價欻然來向東【杜】但○【洙】曰欻許勿切忽也顏延年赭白馬賦聲價隆振又曰欻聳躍以驚鳴【補注】言驄馬本出於西聲價向東言其聞於長安也

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杜】亦是精語○【趙】曰陣臨成功指言高都護所御也【夢弼】曰馬與人一心言其回旋曲折馬順人情人習馬意故能臨陣無敵而成大功也

功成惠養隨所致【夢弼】曰惠養謂護惜之致至也都護有所至之處常與馬相隨也

飄飄遠自流沙至【夢弼】曰流沙西域之地其風惡揚沙如流求然都護乘此馬往安西府今自流沙來至飄飄然氣力不衰也劉曰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

雄姿未受伏櫪恩【夢弼】曰伏櫪言老馬無用但伏

食於槽櫪酬其平日服乘之恩此馬雖老其姿貧雄健未肯甘受伏櫪之思猶思戰塲䰠逐以收功利古人多以馬諭君子取其有致遠之才**猛氣猶思戰塲利**世此氣骨不可少△朱曰隨魏彥深賦貧五方之猛氣趙曰言雖居皂櫪而非馬之本心故思奮於戰塲以爲利耳**腕促蹄高如踣鐵**夢弼曰踣匍覆切踏也言馬腕之促蹄之高踏地之聲鏗然如擲金也按相馬經馬腕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則耐險峻**交河幾蹴曾冰裂**朱曰唐安西去交河七百里夢弼曰曾與層同曾冰層積之冰也騎此馬幾度與吐蕃戰于交河之地而層積之冰爲之破裂也**五色散作雲滿身**夢弼曰畫斷玄宗時有浮雲五花之乘唐人亦尚翦騣馬三騣者謂之三花五騣者謂之五花**萬里方看汗流血**朱曰天馬歌體

容貞兮萬里〔趙〕曰汗血之姿非萬里無以見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趙〕曰言馬之行如電舉國皆知〔宋〕曰馬善行者追風逐電走過如掣電蓋言疾也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批〕只如此語絕是△〔夢弼〕曰古樂府青絲纏馬尾黃金絡馬頭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門之外有橋曰橫橋如淳曰橫音光〔馬〕曰方肅宗中興安史之亂已平吐蕃不敢入寇故此馬老於絡頭無緣再出橫門甫不厭亂願治之心可見〔補註〕〔趙〕曰馬茲在於一戰則雖被青絲之飾以老不若出橫門以致功也此與前所謂猶思戰場利之意相為終始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鄭〕曰鄠扶古切扶風縣名〔鶴〕曰此詩

云前年避胡過金牛又云洛陽大道時一冊清當是乾元元年作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過金牛朱曰金牛地名

余曰秦欲伐蜀而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使蜀迎之蜀王命五丁力士開山取金牛路纔通遂伐蜀取其國因號所開之山曰金牛希曰按唐志金牛漢中縣名余註乃揚雄蜀土記所云也

迴鞭却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朱曰漢水漢江水也在楚地方城靈州靈武郡趙曰肅宗即位靈武故迴鞭見天子則自漢水而來靈州夢弼曰漢水在西南靈州在西北朝飲馬於漢水暮抵靈州甚言此馬之疾者也

自矜胡騮奇絕代夢弼曰謂世代絕無此馬也

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材趙曰急難

材如劉備之的盧一躍三丈過檀溪以免劉表之追劉牢之之馬跳五丈凋以脫慕容垂之逼也

轉益愁向駑駘輩

批自傷所乘皆駑駘也△夢弼曰向使駑駘遲鈍必不免矣廣雅駑駘今謂馬之下者也伯樂相馬經日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其五駑者太頭緩耳一駑也馬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三駑也大頭短脅四駑也淺髖薄髀五駑也

頭上銳耳批秋竹

夢弼曰言兩耳竪立也希曰伯樂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鄭曰批篇迷句

脚下高蹄削寒玉

夢弼曰馬揆銅馬相法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

始知神龍別有種

夢弼曰周書異域傳青海有小山以良牝馬置此山所生得駒曰龍種

不比俗馬空多肉

夢弼曰良馬貴骨不貴肉馬欲有骨氣不在肥大也

洛陽大道時再

清【趙】曰謂已收復東方矣 累日喜得俱東行鳳臆龍鬐
未易識【鄭】曰鬐渠伊切馬鬣也【洙】曰伯樂相馬經云鳳臆龍鬐言馬胷如鳳鬣如龍真良馬也 側身注目長風生【師】曰言馬有精神也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定數軍中須襄陽幕
府天下異主將儉省憂艱虞祗收壯健勝鐵
甲豈因格鬭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
蕩盡一疋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
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

湖凡馬多顚頇【音義曰與憔悴同】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踈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為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迴北狄羅網羣馬籍馬多氣在驅除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兼菊花路傍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涕淚不覺老夫神內傷

秦州雜詩一首 同作二十首二首見寺觀門餘見都邑門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 趙曰此篇專賦天馬也漢書張騫使西域初天子發易卜之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西名曰天馬 夢弼曰或云南使乃沙苑別名唐置牧馬監 鶴曰此篇雖專賦天馬然豈無因而賦蓋秦州有馬池源出嶓冢山開山圖云龍西神馬山有泉池龍馬所生故云

浮雲連陣沒 夢弼曰是時哥舒翰戰敗於潼關九節度兵敗於相州苑馬萬匹皆連陣而掃地盡矣故甫傷之西京雜記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

秋草徧山長 徧一作滿 夢弼曰甫傷草之茂而無馬齕之也

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驌驦 仍一作殘一作空餘 趙曰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唐人語以餘爲殘今公蓋言仍餘驌驦而不爲唐

用也【希】曰或云真龍種喻元帥廣平王俶也老驌驦公自喻也**哀鳴思戰鬪**

逈立向蒼蒼【師】曰言已雖有千里之才柰老而不用何

玉腕騮【公自註】江陵節度衛公馬也【舊】曰按舊史衛伯王廣德二年爲荆南節度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此詩云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又云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聞說荆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驂飄赤汗【洙】曰漢歌天馬下霑赤汗**跼蹐顧長楸**【洙】曰詩正月註跼曲也蹐累足也曹子建名都篇走馬長楸間**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趙】曰祿山慶緒之亂三年之際遂仍收復斯爲一戰收矣衛公之馬豈上於此時得用乎**舉鞭如有**

問欲伴習池遊 [夢弼]日襄陽記山南習郁有佳園池山簡鎮襄陽每臨此池飲輒大醉而歸

房兵曹胡馬 [鶴]曰唐志東宮王府三都督府都護府皆有兵曹 房兵曹未詳何人以舊次先後當在開元二十八九年間

胡馬大宛名 [鄭]日宛於爰切 [洙]日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

鋒稜瘦骨成 [張耒]日馬以神氣清勁為佳不在多肉故云 竹批雙耳峻 [趙]日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筒 [希]日九懷驥垂兩耳 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闊 [夢弼]日空闊謂遠也 真堪託死生 [批]祐徧老成亦無玄黃亦無牝牡○[洙]日如高歡之的盧是可託死生鄭之小駟則異於此 [蘇]日脅

繆叔見張儀論議之久回語子姪曰張儀忼慨眞君子人雖死生甚託非有中道之意也

驍騰有如此朱曰顏延年赭白馬賦藝品驍騰萬里可橫行蘇曰劉章曰使我得二尺快刃立止靜兩川兵四萬里亦可橫行

○病馬鶴曰詩云天寒關塞深當是乾元二年在秦州作

乘爾亦已久天寒關塞深塵中老盡力歲晚病傷心趙曰田子方出野見病馬問御者對曰此故公家畜也罷而不能爲用故出放之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命束帛贖之毛骨豈殊衆馴良猶至今物微意不淺感動一沉吟評曰此詩託意人君始用其才終乎捐棄而失之寡恩也

麂【夢弼】曰麂與麞同並音几爾雅釋獸麞大麕旄毛狗足【鶴】曰詩云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盡因崔旰之亂而言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永與清溪別【蘇】曰夷陵風俗記曰清溪山多麂鹿蒙將玉饌俱【批】十字無限傾盡○【泰】曰左太沖吳都賦其宴居則珠服玉饌無才逐仙隱【蘇】曰九華隱翁不知何許人常驅一白麂往來人莫識其姓名年紀漢武多召不起後與麂同隱山不出不敢恨庖廚【批】又是一意亂世輕全物【批】非熟讀寇亂之景未易爲此言也傷哉微聲及禍樞【批】又一意○【蘇】曰王元行求安路聞有物鳴林中問樵者曰何聲曰麂也鳴即死少頃果爲獵人大獲元歎曰爲爾之微聲已彰禍機不可免【趙】曰言亂世輕全生之物才聞鹿鳴之微聲則禍隨之矣衣

冠無盜賊饕餮用斯須 批又一意衣冠無盜賊語閑饕餮爲此○夢弼曰饕餮池刀切貪財也餮他結切貪食也趙曰言衣冠之人知盜賊唯知饕餮而已故使人多害生物以充庖饌止在斯須之間焉朱曰左傳文十八年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饕餮以比三凶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掛冷枝 希曰爾雅猱一名猨善攀援樹枝

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 批可感○夢弼曰見賢遍切趙曰人生不免艱難由不知隱見之機若猿則知之常隱茂林之中

慣習元從衆 批五字似率然亦有見後又云猨挂時相學乃工○趙曰善便捷之慣衆猿皆如此

全

生或用奇[趙]曰全生如搏矢避弓之事前林騰兔又父子莫相離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鶴]曰詩云人說南州路則詩在西北作當是寓秦州時

人說南州路山猨樹樹懸舉家聞若欸一作共愛爲寄小如拳[夢弼]曰言胡孫至小者爲寄也預哂愁胡面[趙]曰晉傅玄鷹賦狀如愁胡初調見馬鞭[夢弼]曰言始調狎之則用笞捷如馬之見鞭而後行也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顛[批]此等甚無取者亦在卷中計必未嘗選未嘗遺也○復齋謾錄云詩題是胡孫而首句以山猨爲詞何

耶

蟲律詩三首

促織 〔鶴〕曰此詩皆託以喻人當是乾元二年秦州作

促織甚微細 〔希〕曰爾雅釋曰蟋蟀一名蛬今促織也楚人謂之王孫幽人謂之趨織里語云趨織鳴懶婦驚是也今詩曰故妻難及晨本此詩也詩七月云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又古今註促織一名投機莎鷄一名絡緯 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 〔夢弼〕曰鮑照白苧曲催絃急管爲君舞古樂府悲絲激新聲 感激異天真 〔批〕結得洒落更自可悲○〔夢弼〕曰促織秋蟲也常夜鳴其

聲哀切故動人此蟲常鳴於草根夜入人牀下使久客故妻皆羈苦易傷感者也雖有悲絲急管不若此蟲聲自然也

○螢火【鶴】曰爾雅云螢火一名即炤本草一名夜光一名熠燿傳曰螢戴火而寒一名挾火一名夜火一名宵燭今詩云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蓋指李、輔國輩以宦者近君而撓政也乾元二年秦州作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朱】曰太陽之光固非螢火之可近喻小有才而假侮大德者【夢弼】曰螢火常以夜飛而腹下有光詩所謂熠燿宵行是也即未嘗近太陽以意側之蓋甫以太陽喻人君螢火乃腐草所化月令所謂腐草爲螢是也古者謂宮刑爲腐閹唐之季世閹官弄權公之此詩蓋譏之也故有敢近太陽之語然太陽之

光固非螢火之可近喻閹侍小人侍君之側弄權肆讒也說文曰太陽精也未足

臨書卷【蒙註】曰晉車胤貧囊螢火以照觀書時能點客衣【蒙註】曰喻其能以讒言中傷正人也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鶴註】曰爾雅釋云腐草得暑溼之氣爲螢至秋而天沉陰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師註】曰螢出於腐草喻小人起於微賤而侵凌大德之士一旦時清必蒙擯斥故云飄零何處歸

見螢火【鶴註】曰詩云巫山秋夜螢火飛當是大曆二年作二年之秋在瀼西及東屯居今詩又云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是時已有定居矣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

裹琴書終復亂簷前星宿稀夢弼曰宿息救切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蒼江白髮愁看汝来歲如今歸未歸

魚律詩二首

。黄魚鶴曰詩云日見巴東峽黄魚出浪新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日見巴東峽洙曰荆州記巴東三峽巫峽長黄魚出浪新脂膏兼飼犬夢弼曰飼音嗣王充論衡云鍾山之下以玉抵鵲彭澤之濱以魚飼犬長大不容身夢弼曰魏武四時食制黄魚大數百斤骨臑可食出江陵筒筩相沿久洙曰筒筩捕魚器也趙曰筒筩散布水中以繫餌觀其設爲驗

而隨其用以取之也風雷肯為神泥沙卷涎沫回首怪龍鱗【批】謂不容其長大語恨風雷肯爲神惜其不容以自脫然以此魚視泥沙涎沫之變又未必不怍其苦也三句迂闊有味

○白小【鶴】日詩云天然二寸魚又名之日白小當是今所謂麪條魚者故詩又云細微霑水族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

白小羣分命【洙】日易繫辭物以羣分天然二寸魚【黃[illegible]】日庾信小園賦一寸二寸之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黃[illegible]】日當去聲賓退錄云靖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爲蔬今湖北多然謂之魚菜不特靖也老杜白小詩云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霑水族風俗當園蔬正指此

蓋老杜嘗往來荊楚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爲夔門所作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註杜詩者皆不及此也

入肆銀花亂傾箱雪片虛夢弼曰皆言魚之白也

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洙曰西京賦獲胎拾卵蚳蝝盡取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七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八

花　古詩三首　律詩十三首

歎庭前甘菊花

[宋]曰此詩譏小人在位賢人失所也[鶴]曰天寶十三載長安作公蓋自傷見用之晚當是獻西嶽賦後

庭前甘菊移時晚 庭一作堦[師]曰甘谷名漢武帝西置甘涼瓜沙等州其谷産菊可以入藥 青蘂重陽不堪摘 [趙]曰菊以移晚而花遲故失其時也 明日蕭條盡醉醒 一作醉盡醒 殘花爛熳開何益蘺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 [夢弼]曰擷突結切將取也[洙]曰芣苢詩薄言采之薄言擷之[趙]曰此詩蓋刺餘子碌碌皆得貴近言

芳則非不謂之木也特細瑣而已言外中堂
則貴之意也公之言傷時細碎微瑣者用而
出類者
廢也

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趙曰言枝葉長大如人文采之秀發而托根
不得所反爲風霜所埋也夢弼曰觀甫此詩
辭意含蓄其情可知矣洙曰古詩結根太山
阿適曰南史劉彥節詩城上草植根非不高
所恨風
霜早

江頭五詠

同作五首二首見鳥門彥輔
曰王筠有才名沈約重之約
於郊居作齋盧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
於壁皆直寫之辭不加篇題約日此詩
指物呈形無假題署鶴曰江頭即所謂
江畔獨步尋花處以是日所見入詠從
舊次爲寶應元年作三
篇皆有意寓當熟味之

丁香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鄭]曰墊都念切下也細葉帶浮毛踈花披素艶深栽小齋後庶近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結[朱]曰末句言丁香實則墮於蘭麝間而有粉身之患也[鶴]曰此篇言公見棄遠方漁樵爲伍不復更懷末路之榮自貽粉身之患

麗春[鶴]曰此篇言競進者多而公獨流轉遠僻少有知己者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夢弼]曰顧愷之詩麗春絕衆卉少須好顏色多漫枝條剩[夢弼]曰剩與賸同紛紛桃李

枝處處總能移如何貴此重一作稀如可貴重却怕有人知【趙】曰此篇深美麗春故以桃李爲不足貴也末言珍貴麗春深重深恐別人因我而來移去甚於桃李矣

△梔子【魯】曰漢書曰梔茜園詑梔支子也本草曰支子一名木丹晉宮閣名曰華林園有梔子五株名山志曰樓石山多梔子梁簡文帝有詠梔子花詩【鮑】曰此篇言公飽歷風霜雨露而獨見遺於外也佛書爲薝蔔花佛說譬如入薝蔔林中唯嗅薝蔔不聞餘香禪月詩云薝蔔花露滴滴山谷云染梔子花六出雖香不濃郁山梔子花八出一抹可香一園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於身色有用【洙】曰蜀人

取梔子色以染帛與道氣傷和【批】花外義外忽得精語○【朱】曰梔性絕令紅取風霜實【朱】曰實經霜則紅青看雨露柯【趙】曰雨露潤則柯青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趙】曰謝朓嗇比梔子樹詩有美當堦樹霜露未能移還思照水綠君家無曲池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趙】曰此全篇言落花【鶴】曰公在潭只船居蘇大渙有與江浦訪老夫舟檝之語可驗今看舟前落花乃是在潭大曆五年作

江上人家桃樹枝樹一作李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夢弼】曰勾古侯切曲也【趙】曰古樂府豔花勾引落風

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懶旁舟檥水光風力
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人一作入[批]遮如
字○[鶴]曰公嘗有
生憎柳絮白於綿之句赤憎猶生憎皆方言
也[趙]曰遮之秀言輒也如遮莫鄰雞下王更
之遮珎重分明不來折折一作接[批]折字是①
[鶴]曰薛宣傳得秀公分
明之師古曰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蘇]曰
劉公幹居鄴下一日桃花爛熳值諸公子來
賞久之遂去公幹問僕曰損花手僕曰無但
愛賞而已公幹曰珍重輕薄子不來損折使
老夫酒與不空也遂
飲花下作放歌行
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
惹草細於毛蜜蜂胡蝶生情性佳一作偷眼蜻
蜓避百勞[鶴]曰爾雅伯勞鶪也陳思王惡鳥
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

蓋殘害之鳥也此二句喻細民側目於賊民之長吏也【補註】曰是時甫在舟中觀江上佳景春風細雨碧水紅花相映帶不勝喜樂因戲為新句以歌詠之雖眼前之事皆可樂猶有輕薄可憎者但惟珠重謝之分明不來相接以至微物猶能縈惹草蜂蝶尚生情性況人而不能無動情乎蜻蜓避百勞百勞惡鳥恐為所害言人豈不如蜻蜓尚能全身遠害乎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寄

【補註】曰此詩當是與和裴迪登新津寺詩同年作然此詩題云逢梅相憶見寄則是上元元年冬在成都作迪為與王維善維與迪遊輞川賦詩相酬為樂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評】起得稱情△【補注】月何遜嘗爲廣陵記室披集有揚州早梅詩日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凝寒開枝攢卻月觀花遶凌風臺朝灑長門泣夕驅臨邛盃應知早飄落故逐上春來【蘇】日何遜爲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花盛開遜吟詩其下

此時對雪遥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春一作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鄉一作春【評】亦夗變沉著△【趙】日幸不折梅以相寄若折來則使我傷歲暮矣苟佳看之則起春思撩亂也【洙】日梁平見梨花發即捲門不出人問其故日看花即亂愁

江邊一樹垂垂發【蘇】日吳防雪梅賦照寒溪之艷艷帶冷雪之垂垂想子美雪中見梅作也今梅花中用垂垂字但可雪中

梅花即用之朝夕催人自白頭夢弼曰觀甫此和詩有對雪逢花之句與遜詩映雪逐春之意頗同所謂還如何遜在揚州者其以此歟

江梅趙曰江邊之梅也如在嶺曰嶺梅在野曰野梅官中所種曰官梅而後之學者凡見梅便謂之江梅誤矣鶴曰中原土厚梅肥其花時大而江南一種花獨小或名之曰江梅蓋以別北梅也此詩云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則是未曾出峽時作若是大曆三年將去夔時不應詩意乎及之當是大曆二年作

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

見【趙】曰故園指杜陵之舊居也巫岫鬱嵳峨【洙】曰陸機樂府雲山鬱嵳峩

早花【鶴】曰詩云西京安穩未又云臘月巴江曲當是廣德元年十二月閬州作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illegible]】是起意〇【鶴】曰西京謂長安志云天寶六年曰西京至德二年曰中京上元二年復曰西京肅宗元年曰上都按紀上元二年曰上都志誤此云西京安穩未又云臘月巴江曲爲廣德二年十月吐蕃陷京師代宗幸陝十二月至自陝不曰上都而曰西京者循其舊名也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直苦風

塵暗誰憂客鬢催

花底

紫萼扶千蘂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蒙求曰晉潘岳字安仁爲河陽縣令植桃李花人號曰河陽一縣花堪留衛玠車蒙求曰衛玠字叔寶風神秀異總角乘羊車入市見者以爲玉人觀之者傾都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江畔獨步尋花七絶句鶴曰詩云東望少城花滿煙當是在浣花作從舊次爲寶應元年

江上被花惱不徹無處告訴只顚狂走覓南

隣愛酒伴【公自註】斛斯融吾酒徒【新添】曰按集有聞斛斯六官未歸詩云老罷休無頼歸來省醉眠經句出飲獨空牀【批】每誦數過可歌可舞能使老人復少。【趙】曰以出飲之故其家所寢之床遂空也

稠花亂蘂裹江濱裹一作畏【趙】曰言兩岸有花斯為裹也司空圖云千英萬蕚裹枝頭行步欹危實怕春實一作獨【批】怕春語激詩酒

尚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蘇】曰薛林日吾遂老矣詩酒尚堪與後生輩驅使【趙】曰言尚可當詩酒之後【夢弼】曰言當春色之盛惟詩與酒尚可以驅役未須料理白頭人甫自謂也

江深竹靜兩三家【趙】曰止兩三家而不喧閙此自是佳矣多事

紅花映白花報答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花滿煙【洙】曰梁益記云少城張儀所築【夢弼】曰左太冲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註云少城小城也百花高樓更可憐【希】曰百花樓百花譚上之樓也誰能載酒開金盞盞一作鍾【洙】曰楊雄家素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從學喚取佳人舞繡筵【趙】豪直是豪放直是放今人愛惜情情事開口亦難

黃師塔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一作英淺紅【趙】放翁曾刪此句格似以可字作敢字肯字看極是〇【蘇】曰王粲一

日遊荆州城南人家桃花盛開槩語客曰人或愛紅予則愛淺色【趙】曰一種之中愛淺紅爲多則公之風韻高矣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趙】駘蕩稱情政是子美借四娘耳豈無似此燕此英氣○苕溪【胡元任】曰齊魯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黃四娘者獨何人哉因託此詩以得不朽世間幸不幸類如此

不是愛花即欲死【趙】曰意言判一死而酷愛花皆公任放之新語矣如韓退之云都將命乞花也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葉一作蘂

草古詩一首　律詩二首

除草 公自注去蕘也夢弼曰蕘音譊又徐炎切山韭也鶴曰詳味詩意雖曰喻小人之衆多所宜芟除亦是用除草以寓意故有疾惡信如讎之句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脩 朱曰言草之毒者不必生於阻脩之處雖平夷之地亦有之也

其毒甚蜂蠆 蘇曰梁準小人之言行甚於蜂蠆蜂蠆尚可去小人不可去故也趙曰蓋蕘之上皆芒刺觸之能螫人也朱曰左傳蜂蠆猶有毒

其多彌道周 朱曰道周道兩旁也

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 朱曰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蘇曰馬援見諂佞輩如芒刺在眼中

焉能待高秋〇杜纚纚有味夢弼曰草

喻小人道周喻居王之左右君子疾之如芒刺在眼求其所以去之之術春以喻賞秋以喻罰焉待高秋於去小人者也急

霜雪一霑凝一作衣**蕙葉亦難留**師曰蘭蕙香草也以比君子今蕙草同為霜雪所殺喻政刑無辨善惡莫分也

荷鋤先童稚朱曰陶徵君詩荷鋤稚子倦劉曰先者以身率**日入仍討求**俗可曰莊子云日入而息

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晏曰周禮薙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今云轉致水中央是水化也夢得曰以釣舟載而致之水中

須根易滋蔓朱曰左傳無使滋蔓**敢使依舊丘**師曰小人立黨其黨滋盛敢使依舊丘謂小人不可近也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師曰松竹有高操君子自守之象小人既去則君子道長而松竹得遂其

生養之性也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朱】曰左傳隱六年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此篇大有含蓄詳玩之頗有味矣

庭草【鶴】曰詩云步屨宜輕過開筵得屢供則作詩時未有放舟出峽之意當是大曆二年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杜】解不得○【趙】曰言舊低附收斂之葉以春來而舉起也新掩捲牙重【趙】曰言新掩蔽而韜捲之牙以春而重也步屨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

△蒹葭[趙]曰爾雅釋葭一名葦即今蘆也葦之未成者一名蒹郭云似雀而細高數尺

摧折不自守[洙]便異○[朱]曰生質衰脆不能自守秋風吹若何暫時花戴雪幾處葉沈波[朱]曰言非歲寒之質體弱春苗早叢長夜露多江湖後搖落亦恐歲蹉跎亦一作只

竹　律詩三首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洙]曰謝靈運詩初篁包綠籜新梢纔出牆色

侵書帙晩陰過酒罇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孫季昭示兒編云花竹亦有無香者也所共知櫻桃初無香退之云香隨翠籠擎初重則以香言之竹與枇杷本無香子美云風吹細細香枇杷樹樹香則皆以香稱之至於太白又以柳為有香其曰白門柳花滿店香是也若夫荊公梅詩有云少陵為尒添詩與可是也無心賦海棠豈謂海棠無香而不賦乎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洙曰此詩公之措意極為深遠以意逆志觀者當自知矣

從韋二明府續處覓縣竹三數叢綿一作錦

華軒藹藹他年到縣竹亭亭出縣高夢弼曰按唐志漢州有綿竹縣縣有紫巖山綿竹蓋產於此山也夢弼曰亭亭高

貌

江上舍前無此物幸分蒼翠拂波濤蘇曰阮籍居家有竹欲分蒼翠但數箇而已師曰華軒則言韋明府下車來種綿竹已成矣古就韋乞

苦竹鶴曰戴凱之竹譜云亦有紫苦竹處處有之又梧州思安縣有黃苦竹苦竹之名東越謂之高苦竹

青冥亦自守軟弱強扶持鶴曰強其兩切朱曰猶強自振立也味苦夏蟲避叢卑春鳥疑軒墀曾不重剪伐欲無辭欲一作亦幸近幽人屋蘇曰崔浩菜賊種近幽人之屋藏當野客之窓霜根結在茲趙曰言在幽人之家方有保護結根之理師曰言此

竹質雖疲軟然得其所託亦足以保其生矣

木 古詩七首 律詩七首

古柏行

[趙]曰按成都先主廟武侯祠堂附焉夔州先主廟武侯廟各所今詩專指曰孔明廟蓋在夔州詩中云憶昨路繞錦亭東此又追言成都先主廟成都夔川廟皆植柏集有夔州十絕云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以此可證也

孔明廟前有老柏前一作階柯如青銅根如石[補註][趙]曰任昉述異曰虞氏縣有盧君冢冢傍柏二株其柯如青銅其根如鐵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霜一作蒼雨一作水黛色參天二千尺[夢弼]

日隋均州圖經南陽武當南門有社栢大四十圍梁蕭欣爲郡戍之巴郡有栢太可十圍高二千尺【正義】曰沈内翰譏子美此句以謂四十圍配二千尺爲太細長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猶言其翠色蒼然仰視高遠有至於二千尺而幾於參天也君如此求疵則二千尺固未足以參天而詩人謂峻極于天者更爲妄語善論詩者正不應爾【補註】趙曰四十圍二千尺用栢事以形容今栢之長大也

君臣已與時際會

【參評】曰謂劉備孔明相遇也【補註】蜀先主孤之有孔明如魚之有水也

樹木猶爲人愛惜

【洙】曰宣九年思其人猶愛其樹兒用其道而不恤其人乎【劉】曰思其人猶愛樹兒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補註】趙曰此公詩之妙處盖栢雖有四十圍之大二千尺之長者而後人如蕭欣輒伐之不能久有惟此栢以君臣際會之休故人愛惜以至

于今也惟其如此然後致氣接寒通之遠**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趙】曰巫峽在夔之下巫峽之雲來而拍之氣與接雪山在夔之西雪山之月出而拍之寒與通皆言其高大者也范元實云詩有形似之語若詩人之賦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是也有激昂之語若詩人之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古人形似之語如鏡取形燈取影激昂之語孟子所爲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者余遊武侯廟然後如古栢詩所謂柯如青銅根如石信然失不可改此形似語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古栢之高大也文章固多端然警策處往往在此兩體耳

【劉】【自】【昭】曰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與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兩聯似乎倒置氣脉不屬嘗問須溪先生先生

曰然傳寫之訛耳憶昨路繞錦亭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夢弼】曰先主劉備也武侯孔明也【洙】曰詩閟宮有侐【趙】曰此乃追言成都先主廟之栢蓋杜公近方離成都而來夔故言憶昨也崔嵬枝幹郊原古【夢弼】曰謂栢之最老也窈窕丹青戶牖空【夢弼】曰謂廟之無人也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趙】曰杜篤首陽山賦曰長松落落沈約高松賦曰鬱彼高松栖根得地【洙】曰七發冬則烈風之所激扶持自是神明力【夢弼】曰按孫興公天台賦嗟台岳之所異挺實神明之所扶持【蘇】曰劉禪自是神明扶持非人力能致正直元因造化功【批】詩之元氣在此大厦如傾要梁棟【夢弼】曰傳當時之亂須大木以扶持之也

【丑】曰耿恭謂岑彭曰方今漢基頹圮英雄寒餓如大厦傾求天下之義士要爲梁棟子何如此寒餓不乘時取萬户侯復侯何時耶**萬牛回首丘山重**【夢弼】曰謂其材可以任重也**不露文章世已驚**【夢弼】曰謂覩其質已可駭况覩其文乎【補注】【趙】曰栢木有文釆具在其中故云不露文章人已評其高大下句蓋自况其不憚摩軀捐身以應器使然誰能送致之乎**未辭翦伐誰能送**【夢弼】曰傷是時無人爲之先容也【洙】曰甘棠勿翦勿伐**苦心豈免容螻蟻**【夢弼】曰謂爲羣小所侵侮也【補注】【趙】曰栢貞葉其味苦故栢心亦苦心雖苦矣而不免螻蟻之所穿以况小人之見陵也下句豈非公自况其終接鵷鸞之侶乎**香葉終經宿鸞鳳**【夢弼】曰言賢人君子終以類聚也【趙】曰後漢書方儲遭母憂種松栢

鸞棲其上

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一作皆難用【夢弼】曰歎有其材而不得見用也【洙】曰莊子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向去【補注】【趙】曰王充論衡效力篇云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已由斯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不能推引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不能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論衡之語如此公所謂才大難爲用豈不出於此乎

四松

【鶴】曰詩云別來忽三歲按公以寶應元年去成都遊綿梓閬廣德二年、春再歸恰三年故又云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而草堂詩亦云有入門四松

在之句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强别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趙曰禮記離坐離立師曰甫詩云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則知甫去草堂及歸時凡涉三歲容齋五筆曰古今詩人懷想故居形之篇詠必以草木爲比興杜公寄題草堂云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甚長永爲鄰里憐讀之凄然及歸草堂詩曰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强别來忽三歲離立如人長尤可見一時之懷抱也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趙曰王褒曄曄而秀發疎柯亦昻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鄭曰振直庚切撥比末切道曰振撥觸撼貌希曰撥正如蕩詩所謂

(本實先撥也韻釋云理也絶也除也此當是以除絶言)得愧千葉黃(愧一作恠【夢弼】曰離以護松既破則松有徧㦸而千葉黃也)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師】曰甫傷兵乱民尚不保其故居況敢爲故林之主而欲保四松之無損)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蘇】曰嵇紹一日復一日篇云去日盡樓歌管沸歸來春草滿空堂詩語因即借句今杜工部往往全用古人語斯亦無害詩人之工也)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趙】曰陸機連珠云秋風夕洒而)足以送老姿(以一作爲)聊待偃蓋張(待一作將【趙】曰抱朴子曰天陵偃盖之松)我生無根蔕配爾亦茫茫(【洙】此語本極悲痛筆之而止○【夢弼】曰人一

生無根蔕求欲長與松爲伴偶理難定也**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

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夢弼曰乃若千載之後勢蟠穹蒼又非吾之可知何矜惜之有乎

病柏鶴曰此詩以郭英乂爲崔旰所殺而作按史永泰元年閏月辛亥崔旰反寇成都郭英乂奔靈池韓池殺之當是大曆元年作

有柏生崇岡洙曰琴賦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夢弼曰爾雅釋山山脊曰岡**童童狀車蓋**車一作青十朋曰蜀志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高丈餘遙望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謂當出貴人先主與諸兒於樹下戲言吾當乘此羽葆車蓋又齊書太祖宅南有桑樹狀如車蓋上從兄敬宗謂曰此樹爲汝

生也

偃蹇龍虎姿生當風雲會【夢弼】曰乾卦雲從龍風從虎

神明依正直故老多再拜【鶴】曰王褒歸蜀過實稽父老遮路再拜餉以壺漿

豈知千年根中路顏色壞出非不得

地蟠據亦高大歲寒忽無憑【洙】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日夜柯葉改【洙】曰禮器如松柏之有心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趙】曰本有歲寒之姿今柏病之故云日夜顏色改也

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洙】曰建康實錄鳳凰將九雛再見於豐城衆鳥從之

鴟鴞志意滿【夢弼】曰鴟尺之切鴞吁驕切惡鳥也

養子穿穴內穿一作窰

客從何鄉來【趙】曰倣古詩客從何方來

佇立久吁怪靜求元精理元精一作

無根浩蕩難倚賴〔趙〕曰元精字出後漢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夢弼〕曰謂此栢有龍虎之姿意之所主當有風雲慶會言其太才必見大用神之聰明正直依人而行此栢所生正直神必衛之故老亦再拜而重之豈期根盤千載輒壞於中間原其盤據非不得地高且大也柰何歲寒之操忽變若無足信豈栢之罪耶物實有以侵之此詩寓意傷郭英乂也英乂鎮成都爲人端直蜀人重之不幸爲崔旰所殺其諸孤哀泣若無所訴故有丹鳳領九雛哀鳴翔其外之句鴟鴞惡鳥喻崔旰既害英乂又竊據成都故有鴟鴞志意滿養子穾穴內之句然正直之人神明佑之父老敬之反罹其禍豈非歲寒無憑乎英乂鎮蜀甫爲客以依之今既遇害是以爲之吁恠細思天理天理茫昧亦不足倚賴蓋嘆禍淫福善之理若乖戾不可考信故也

病橘【趙】曰十道志言蜀云家有鹽泉之井有橘柚之園在成都因病橘而思物之失所故作在上元二年【夢弼】曰此篇傷物失其宜故至於困悴亦以譏當時之用事者也

羣橘少生意羣一作伊【彦】曰晉書殷仲文傳顧大司馬府中老槐歎曰此樹婆娑無復生意雖多亦奚為惜哉結實小少一作酸澁如棠梨【修】曰爾雅釋棠曰陸機疏云赤棠與白棠同但子有赤白美惡白色為白棠少酸滑美赤棠子澁而酸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剖之盡蠹蝨剖一作割蝨一作蝕采掇爽其宜其一作所【夢弼】曰掇都奪切拾也謂失所宜也紛然不適口【洙】曰莊子相梨橘柚皆可於口豈止存其皮【夢弼】曰謂

其皮可以入藥也蕭蕭半死葉【洙】曰七發其根半生半死未忍別
故枝玄冬霜雪積況乃迴風吹嘗聞蓬萊殿
羅列瀟湘姿【夢弼】曰昔漢武帝會羣臣於蓬萊殿羅列瀟湘之橘以為珍果
瀟湘有橘田橘洲每歲入貢也此物歲不稔玉食失光輝失一
作少【希】曰尚書惟辟玉食張晏註漢書云玉食謂美食如玉也【夢弼】曰瀟湘之橘今既病
而不熟無以供貢是以王食失光輝也寇盜尚憑陵【夢弼】曰謂史思明之
亂未平也當君減膳時【洙】曰天子徹樂減膳示自責也汝病是天
意吾愁罪有司愁一作訟【師】曰甫謂史思明未平天子嘗膳每過凶年禍
亂則必減食徹樂示自刻責今橘病不貢無乃天意使吾君減徹乎憶昔南海

使奔騰獻荔枝百馬死山谷到今耆舊悲[夢弼]日公借漢南海獻荔枝事以譏楊貴妃耆荔枝亦所以警嗣君也昔明皇於荔枝熟時與貴妃幸驪山宮荔枝之使驛騎傳送至宮色尚未變馬乏熱皆爲之喘死到今父老言之不能無悲也[師]日漢和帝紀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險阻死者繼路唐羌爲臨武長上書言狀罷之

枯椶[洙]日此詩傷民困於重歛也[鶴]日詩云傷時苦軍乏當是上元二年時蜀有段子璋之變

蜀門多椶櫚椶一作栟[洙]日南都賦其木則栟櫚結根竦本垂條嬋媛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蘂之蘡蘡[夢弼]日櫚音閭椶櫚狀似蒲葵有葉無枝皮可以爲繩

高

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衆亦易朽徒布如

雲葉青青歲寒後交横集斧斤凋喪先蒲柳【夢弼】曰北史韋世康與子弟書曰耋雖未及壯年已謝霜早梂梧風先蒲柳【希】曰爾雅楊柳蒲釋曰楊一名蒲柳生澤中可為箭笴夫櫻櫚𣗋本困敷葉歲寒不凋而今乃先蒲柳易零之物而喪則其他賦斂可知矣【師】曰蒲柳之爲物埜秋先零櫻其皮可用割剝殆盡譬若江漢之民困於重斂然掊刻之吏刮削苦毒何異斧斤交集而民不得保其生耶

傷時苦軍之一物官盡取【鄭】曰取此苟切【洙】曰蜀人取櫻皮以充用當軍興誅求尤急

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有同

枯櫻木使我沉嘆久死者即已休【趙】曰猶櫻之既剝多

而枯死也生者何自守何一作能[趙]曰猶援之未剥者終復遭剥也啾啾黃雀啅[夢弼]曰啅與豖同竹角切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乾一作枯[黄鶴]日乾古寒切摧殘沒藜莠[師]曰黄雀啅蓋傷其無所託也蓬逐風飛俞甫秀容飄蕩甫旣痛嗟割剥之居復自悼飄蕩如飛蓬恐亦埋沒隨藜莠而已

枯柟[洙]曰此詩傷抱材者老死丘壑而不材者見用也[鄭]曰柟那含切葉似桑子似杏而酸俗作楠[鶴]曰詩云猶合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當是爲房琯作琯乾元間貶邠州刺史上元元年遷漢州刺史是則公在成都此詩二年作

梗柟枯崢嶸〔朱〕曰蜀都賦楩柟幽藹於谷崖〔劉〕曰崢嶸高貌鄉黨皆
莫記不知幾百歲慘慘無生意上枝摩皇天
〔朱〕曰魏文帝詩脩幹摩蒼天下根蟠厚地〔朱〕曰易坤厚載物〔夢弼〕曰莊子
下蟠于地巨圖雷霆拆萬孔蟲蟻萃凍雨落流膠
〔趙〕曰楚辭使凍雨兮灑塵郭璞爾雅註江東夏月暴雨呼爲凍雨〔夢弼〕曰凍音東謂楠有
膠如香可燒也衝風奪佳氣〔趙〕曰衝風隧風也楚辭衝風起兮水揚波〔夢弼〕
曰謂柟已枯而香氣歇也白鵠遂不來天雞爲愁思〔朱〕曰七發
獨鵠晨號乎其上〔唐〕曰天雞雉也〔鶴〕曰爾雅曰鶾一名天雞赤羽之鳥也註逸周書曰文
鶾若彩雞成王時蜀人獻之〔夢弼〕曰白鵠天雞每棲其上既失所託遂不來而爲之愁思

也**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夢弼〕曰謂此柟雖旣失所而枯猶可充棟梁之任奈何工師少遇而有識者爲之流涕也**種榆水中央**〔希〕曰爾雅楡白枌釋曰楡之皮色白者名枌郭云枌楡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詩陳風東門之枌〔補註〕〔趙〕曰氾勝之書種木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楡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則楡額閏濕而後生故言水中央**成長何容易**〔夢弼〕曰長丁丈切東方朔傳談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夢弼〕曰漢武帝於建章宮作承露盤銅杜高二十丈上有仙人以手掌承露楡乃柔脆之木賤而易長今用以承露盤裊裊而危可不寒心乎小人貪位慕祿雖處重任不知自畏必至於困覆而後已

海棕行[夢弼]曰廣雅棕栟也[鄭]曰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鶴]曰海常記載李贊皇公云花木以海爲名者悉從海上來[趙]曰詩云左綿公館清江濆海棕一株高入雲則棕在綿州實應元年至綿州作唐子西將家遊治平院詩云江邊勝事略尋遍不見海棕高入雲註云即老杜所謂東津者則館與棕皆在涪江之東津也

左綿公館清江濆[師]曰綿州涪水所經涪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海棕一株高入雲[修可]曰古樂府高城上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稜白皮十抱文自是衆木亂紛紛自一作但[趙]曰王長元吉古意云兕復飛磬夜木葉亂紛紛海棕焉知身

出羣[批]感慨情至可嘆移栽北辰不可得[批]美芹換句○[鶴]曰
北辰以喻京師帝居言欲移其種於京師而不可得也時有西域胡僧
識[批]結更落落○[師]曰夫大材生非其地人無識者其與衆木紛亂何以異乎中國無
人識而胡僧識之正仲尼欲居九夷之意[鶴]曰漢武帝穿昆明池池底得黒灰問東方朔
朔曰不經可問西域胡法蘭法蘭蓋博物者也公以當時不識其爲何木故及之
柳邊[鶴]曰詩云漢南應老盡當是廣德元年春在梓州作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
自開春[夢弼]曰曹植艷歌行枝枝自相植葉葉自相當紫燕時翻翼
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鶴]曰公自喻也霸上遠愁

人 【夢弼】曰公懷長安也

高柟 【鶴】曰按公有柟樹為風雨所拔歌云何天柟樹草堂前則此云高柟即草堂前之柟也又此詩云江邊一蓋青而歌云浦上童童一青蓋故知為即此柟風雨拔於永泰之初則此詩當作於上元間從舊次為上元二年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 【朱】曰劉先主所居籬角一樹遙望若車蓋

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合 【趙】曰言枝葉濃茂也

微風韻可聽 【夢弼】曰聽他經切聆也

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

嚴鄭公堦下新松得霑字 【鶴】曰詩云[illegible]根方爾瞻細

聲聞玉帳又題曰嚴鄭公當是廣德二年盖是年正月武到成都汸栽詩云未見紫烟集虛蒙請露霑盖自喻也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洙曰詩民具爾瞻細聲聞玉帳聞一作侵踈翠近珠簾未見紫烟集虛蒙清露霑何當一百丈欹盖擁高簷蘇曰阮籍松賦擁高簷碧似欹盖此詩公之措意極爲深遠以意逆志觀者當自知矣

憑韋少府班覔松樹子栽鶴曰當是與覔檀木時同作乃上元元年公有涪江泛舟送韋班詩當是涪江尉與公爲鄉人

落落出羣非櫸柳夢弼曰櫸居許切洙曰天台賦蔭落落之長松青

青不朽豈楊梅欲存老蓋千年意【夢弼】曰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與天齊其久與地等其厚為覓霜根數寸栽一作來

憑何十一少府邕覓榿木數百栽【田】云榿音欹【鮑】曰何邕爲利州綿谷縣尉與公爲鄉人若別何邕詩可考也詩云草堂塹西無樹林當是上元元年作以榿木易長故欲三年之後成十畝之陰若俟實應斷手之年而求之則公無意於故園矣

草堂塹西無樹林樹一作木非子誰復見幽心飽

聞榿木三年大【公自註】蜀人以榿爲薪三年可燒與致溪邊

十畝陰【[illegible]】子美自是遭楊子琳之亂又之蜀之綿之梓宗嘗得榿用也

○樹間【鶴】曰詩云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當是廣德二年在成都府中作

岑寂雙甘樹【集】賦曰純明遠舞鶴去帝鄉之岑寂婆娑一院香【希】曰本草唐本註柑皮厚味甘不如橘皮薄味辛而苦酸者名胡甘爾雅釋凡木枝葉婆娑曰

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夢弼】曰謂如歲寒之松也同時待菊黃幾迴霑葉露乘月

坐胡床【夢弼】曰搜神記胡床戎翟之器也

惡樹【鶴】曰惡樹不才木也如樝木之類是也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夢弼】曰古詩顧借小斧柯剪伐東山木

幽陰成頗雜惡木翦還多【洙】曰陸士衡云熱不息惡木陰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九

投贈　古詩一首　律詩六首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鶴]曰此詩前後乃陳情也

公以開元二十四年預京兆貢舉而不第遂困長安故云早充觀國賓旅食京華春至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藝者赴轂下公自東都歸應詔而林甫忌人斥己建言乞先下尚書省試遂無一中者公由是退下故云主上頃見徵青冥却垂翅末云况懷辭大臣公明年果又有東都之遊也

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 [夢弼]曰紈胡官切素絲也袴苦故詔脛衣也[宋]曰前漢班氏叙傳班伯與王宴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所好蓋宴

子曰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前漢酈食其傳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輙解其冠溺其中[夢弼]曰紈袴謂貴遊子弟之服不餓死謂濫竊爵賞也然餓之義有二絶粒曰餓不食祿亦曰餓若伯夷叔齊餓于首陽采微而食不食周祿正此餓也且儒冠豈能誤身甫盖有激而言也按集甫有贈鮮于京兆詩曰有儒愁餓死又贈鮮于詩有曰儒術誠難起有草堂詩曰武夫勝腐儒又送揚判官曰儒衣山鳥怪者皆歎武夫得志傷儒道之不振也盖軍興之際山鳥見儒衣猶且怪之驗甫以此時雖以文儒爲務得不誤身乎

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趙]説辭悲憤具見起語○[洙]曰易師貞丈人吉註丈人嚴莊之稱也[夢弼]曰丈人指韋丈也賤子謙辭甫自稱也甫欲韋丈靜聽具陳其所不遇之意也後漢樓護傳王邑居尊下稱賤子上壽蕭太后奪禮表具陳茲啓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注】曰賈誼洛陽年少【補】曰易觀國之
光利用賓于王【彥輔】曰杜嘗策名薦書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
神【批】此語本誇大但得破字猶言近萬○【趙】曰梁孝元帝之敗焚圖書十四萬卷曰讀
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中著一破字則字著力而新奇長【希】曰北史崔瞻傳不讀五千
卷無入此室今謂破萬卷而下筆有神正用此意【師】曰破萬卷謂識破其理如中庸曰君
子之道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大抵人誰不讀書識破其理者寡矣故孔子
曰默而識之甫既識破萬卷之理縱橫妙用無施不可故下筆之際如有神異也【盛】曰仲
舒答策下筆疑有神助賦料揚雄敵【夢弼】曰前漢揚雄傳先是司馬相如
作賦甚麗雄好詞賦每作賦擬相如詩看子建親【批】料他人不能敵看惟有

子建或近下又用同時前輩二人英氣橫出○【黃】曰魏曹植字子建善屬文著責躬公讌等詩後人謂天下才共一石子建獨得八斗【趙】曰鍾嶸品子建詩云源出國風氣骨高奇辭彩華茂超越今古卓爾不羣故云於詩言親子建親字親近之親親子建者言與之近也【舊】註杜於詩賦蓋以二人爲準【補】曰考公進鵰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千有餘篇臣之述作雖不足以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於沈鬱頓挫隨時敏捷楊雄枚皐之流庶可跂及故此詩亦云賦敵楊雄詩覩子建然所傳詩多是天寶末年亂離之後所作前所謂千有餘篇者今已不可盡見惜哉

李邕求識面【師】曰唐李邕有才名後進尚慕求識其面以至道塗聚觀傳其眉目有異【夢弼】曰唐新書甫少貧不自振客齊趙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

王翰願卜隣卜一作爲【師】曰王翰

文士也杜華嘗與遊從華母崔氏云吾聞孟母三徙吾今欲十居使汝與王翰爲隣蓋愛其才故也甫以文章知名當世士大夫皆想慕之故以李邕王翰自比【彥輔】曰左傳惟隣是卜【趙】曰李邕王翰唐文藝一時之文人也以李邕而有識面之求以王翰而有卜隣之願則公之名重於時可知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洙】曰古詩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洙】曰伊尹致君堯舜又魏杜恕擧明主於唐虞之上

此意竟蕭條行謌非隱淪【師】曰挺者特也路與津者衢要之所乃人物輻奏之地以譬顯達也官有請有要請而不要則無權要而不請則拘於俗既請且要乃爲美甫方召試文章以請要自期必請特出登于要路津豈期援以河西尉故此意寥寂不獲致君與澤民也隱淪者隱逸之

士也甫既不見大用辭河西尉又不能隱居林下其貧賤如朱買臣負薪行歌於路必爲隱淪之徒所非議矣[趙]曰列子林類年且百歲行歌拾穗張湛註云古之隱者也舊註却引朱買臣行歌道中負薪乃窮困悲歌耳與非隱淪之意不相接隱淪字出桓譚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

騎驢三十載 [師]曰驢賤者所乘也得志則乘高車大馬貧賤則跨驢而已[彦輔]曰後漢獨行傳向栩或騎驢入市乞丐於人[洙]曰任昉詩結歡三十載生死一交情劉潛閑居三十載

旅食京華春 [定功]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旅食南館郭漢詩曰京華豪俠春

朝扣富兒門 [鄭]曰朝陟遙切早也扣去苟切擊也[夢弼]曰鮑照詩結交多貴門出入富兒鄰

暮隨肥馬塵殘盃與冷炙到處潛悲辛 [洙]曰顏氏家訓云唯不可令有

稱譽見役勳貴處之下座以取殘盃冷炙之辱戴安道猶遺之兒爾曹乎【蘇】曰吳起嘗嘆

日丈夫兒事未濟甘晦休山林焉能逐浮薄子苟冷炙殘盃焉【師】曰京師乃繁華之地當

春月貴遊相追逐繁絃脆管無虛不有甫獨旅食于此其家寞可知故朝扣富兒門暮刺

求見暮則隨其後塵爲當朝士夫所薄如此惟待以殘盃與冷炙深使人暗地抱辛酸也

主上頃見徵【師】曰徵召也歘然欲求伸【夢弼】曰歘許勿切猋

貌易繫辭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青冥卻垂翅【蘇】曰李斯曰丈夫見提筆鼓吻

取富貴易若舉盃何青冥之翮與鷄共垂翅乎【洙】曰後漢馮異傳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

翼澠池蹭蹬無縱鱗【夢弼】曰蹭七鄧切蹬徒孟切失勢貌【洙】曰海賦蹭蹬

窮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若巨魚縱大壑甚媿丈人厚甚知丈

人真【批】入得磊落○【趙】曰厚言其相待之厚如後漢書云所以慰藉之甚厚真言其懷抱之真如莊子云其爲人也真每於百寮上【尹】曰史相國位諸侯王百寮之上很誦佳句新【趙】曰誦佳句於同寮是時公已召試賜言竊效貢公喜【洙】曰貢公貢禹也前漢王吉傳吉字子陽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illegible]】曰劉孝漂廣絕交論曰王陽登而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洙】曰史記仲尼弟子傳原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豈病乎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焉能心快快【洙】曰韓信傳居常快快師古曰快快志不滿也【趙】曰吳越春秋吳王僚之舟謂王曰公子光心氣快快常有愧恨之色秪是走

踆踆【郭】曰踆七倫反【陸】曰踆踆行走貌張平子西京賦大雀踆踆今欲東入海【陸】曰語曰乘桴浮于海又曰少師陽擊磬襄入于海【趙】曰此詩人欲去之意造語如此非真有東海之役也即將西去秦【師】曰山東憑海之郡唐都長安長安即秦地甫欲適山東故云東入海秦地在西甫既適東必離去于西秦故云西去秦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洙】曰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都之南【修可】曰潘安仁西征賦言長安之境曰南有玄灞素滻北有清渭濁涇【舅】曰終南與渭水皆秦地山水甫將東入海尚眷眷於終南請謂者不忍棄君而去也常擬報一飯【洙】曰史記范睢傳一飯之恩必償睚眦之怨必報李固傳竊感古人一飯之報註謂靈輒也況懷辭大臣【趙】曰以一飯之思常發如靈輒

之報宣子兒大臣相知不獨一飯耳其云之懷爲如何

白鷗沒浩蕩沒一作波〔洙〕沒字本不如波字之趣但以上下語勢當是沒字相應

萬里誰能馴〔趙〕此起結皆可慨然非乞憐語也韋自知杜必嘗薦而不達故有心怏怏走踆踆之嘆末止如此悲壯未喪○〔希〕曰雖騷註云浩猶浩浩蕩猶蕩蕩無思慮也以此二字形容鷗之出沒波間而我之無所繫著自見矣〔夢弼〕曰馴松倫切從也〔洙〕曰顏延年詠嵇中散詩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東坡志林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採菊之次偶然見山初不用意而境與意會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子美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蓋滅沒於煙波間耳而宋敏求謂余云鷗不解沒改作波字二詩改此兩字便覺一篇神氣索然〔師〕曰甫無官守無言責其進退自綽綽然有餘裕真若鷗在浩蕩之波去來自得誰能馴狎哉

王荆公常以波字爲沒字其謬甚也鷗善浮
沒何必獨言沒耶如前輩諸公因舉杜詩身
輕一鳥過之句坐間皆忘過字因共補之或
言下或言疾竟不似過字之爲渾成也則知
沒浩蕩亦不如波浩蕩之自然范元實詩眼
云山谷謂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多告以
原道命意曲折後予以此槩考古人法度如
子美贈韋左丞詩云紈袴不餓死儒冠多誤
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靜聽而具陳之耳
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風俗淳皆言儒冠事
業也自此意竟蕭條至蹭蹬無縱鱗言誤身
如此也則意舉而文備故已有是詩矣然必
言其所以見韋者於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
以真知者謂傳誦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
不當徒愛人而已士固不能無望故日竊效
貢公喜難甘原憲貧果不雖鸞賢則去之可
也故日焉能心怏怏秖是走踆踆又將入海
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遲遲不忍之意故

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然所知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雖韋亦不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波浩蕩萬里誰能馴終焉此詩前賢錄爲壓卷其布置最得正體如官府甲第廳堂房舍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其它皆謂之變體可也又云詩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杜上韋見素詩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遲遲不忍去之意則曰尚憐終南山回首清渭濱其道欲與見素別則曰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此句中命意也蓋如此然後頓挫高雅

上韋左相二十韻

鶴曰韋見素襲父爵從明皇入蜀爲左相

此詩乃初拜同中書門下平章時投之題或後來追書天寶十三載在長安作

鳳曆軒轅紀【注】曰昭十七年傳郯子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註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曆正之官史記曰黃帝名軒轅【夢過】曰曆所以推日月星辰之數以龍飛四十春【夢過】曰龍以喻君易乾卦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注】曰自玄宗即位至天寶十一載四十年也十三載見素爲武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龍飛謂玄宗即位以來也八荒開壽域一氣轉洪鈞【批】頌相業多矣未有如此亭豁快意者○【注】曰荒大也八方也毆民燕於仁壽之域【夢過】曰謂見素爲相調和一元之氣運轉洪鈞以陶成萬物遂使八方荒遠之民咸躋于仁壽之域也張茂先詩洪鈞陶萬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夢過】曰賢佐老臣指見素之父湊謂其遺風餘烈至今人思憶之故以傳

說漢臣爲喻也【洙】曰書高宗命傅說曰若歲
大旱用汝作霖雨漢趙充國傳充國以功德
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
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迺召楊雄即充國圖
像而
頌之
應圖求駿馬
【夢弼】曰此謂像父而求其
子果得見素之賢用以爲
相也【趙】曰魏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帝
世得大宛紫騂馬一疋形法應圖【洙】月蔞瘑
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
猶以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
驚代得騏驎
【夢弼】曰騏驎喻見素也張揖漢書音義曰雄
曰騏雌曰驎其狀麇身牛尾狼蹄一角何法
盛證祥記騏驎者毛虫之長仁
獸也牝鳴曰遊聖牡鳴曰歸和
沙汰江河濁
【夢弼】曰汰他蓋反言見素爲相得以進退日
官奬清廉而去貪濁也北史新雄爲尚書郎
會沙汰郎官雄與羊
琛等八人俱見留也
調和鼎鼐新
【鄭】曰鼐乃
代切【洙】曰

言爲相也說命若作和羹用汝作鹽梅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

韋賢初相漢【沫】日韋賢字長孺授昭帝詩宣帝即位爲丞相

范叔已歸秦【沫】日史記范雎字叔更名姓日張祿入秦昭王說之拜爲客卿封應侯相秦【夢適】日言見素之父湊先仕隋後歸唐故以范叔歸秦喻之也

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夢適】日傳經言韋賢父子皆以經術相繼爲漢相今見素父子亦然也【沫】日韋賢兼通禮尚書少子玄成復以明經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日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豫樟深出地滄海闊無津【夢適】日豫樟大木也滄海百谷之所會也喻見素宗枝之茂慶源之長有如此也

北斗司喉舌【夢適】日見素從玄宗入蜀詔兼左相天寶中爲兵部尚書【沫】日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北斗

爲天之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出納王命東方領
搢紳[師]曰書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見素時爲相率百官故云領搢紳持
衡留藻鑑[師]曰見素天寶五載爲吏部侍郎銓選平允故云聽履上
星辰[夢弼]曰聽他經反聆也見素時兼兵部尚書故云上星辰言其親帝之旁猶言
上雲霄也[洙]曰漢鄭崇哀帝時爲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
我識鄭尚書履聲獨步才超古[旻]曰曹植曰中宣獨步於漢南[洙]曰任昉
曰勳遂超古餘波德照鄰一作餘陰照北鄰[余]曰左傳僖三十三年波及
晉國君之餘也聰明過管輅[洙]曰魏方伎傳管輅字公明明喜仰視星辰明天
文地理變化之數徐州號爲神童[師]曰天寶十五載八月肅宗立改元至德十月丙申有

星犯昴昴見素言於肅宗曰昴者胡也祿山將死帝曰日月可知乎見素曰福應在德禍應在刑昴金忌火行當火位昴之昏乃其時也及祿山死日月皆不差今見素所言如此故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illegible]〕遵長尺牘與驚坐倒迥本不相涉此其用事之化〇〔夢弼〕曰公以陳遵爲言則知見素必善書札惜乎史氏不書於傳因公詩見之倒猶傾服也按前漢游俠傳陳遵字孟公略涉傳記贍於文辭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豈是池中物**〔洙〕曰呉志周瑜云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由来席上珍**〔無已〕曰記儒行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廟堂知至理**〔補註〕坐廟堂之上知至極之理也**風俗盡還淳**〔趙〕曰此言宰相之能事畢矣**才傑俱登用**〔夢弼〕曰書堯典若時登庸註庸用也**愚蒙但隱**

論【夢得】曰公自謂病肺不堪求仕但隱論山谷非若韋公之才傑登用于廟堂能使風
俗進還復古之治也能照詩孤賤長隱論長卿多病久【夢得】曰長展兩反公
自比也【宋】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常有消渴病子夏索居頻【夢得】曰索昔各
切蕭索也公又以自比也禮檀弓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久矣迴首驅流俗
【夢得】曰言與流俗驅馳不能脫去其累也孟子同乎流俗生涯似衆人【夢得】
曰言貧賤與編民等也莊子養生主篇其生也有涯揚子學行篇賢人則異衆人巫
咸不可問【夢得】曰巫咸善知人貴賤壽夭甫雖貧賤多病猶能安於分命莫肯
扣問斯人而有覬覦之心也投書序伊陟贊于巫咸說文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筮【宋】曰
列子有神巫曰季咸知人生死存亡禍福壽夭鄒魯莫容身【夢得】曰甫自言

東西南北之人故有比於夫子之不容於世也【朱】曰莊子孔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厄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豈足貴耶

感激時將曉【補】曰傷衰老也蒼茫興有神【夢弼】曰蒼茫曠遠貌言清興之迢遠如有神皆感激之所致也爲公歌此曲涕淚在衣巾

贈韋左丞丈濟【公自注】濟之兄逈亦爲給事中【鶴】曰舊史天寶七載韋濟爲河南尹遷尚書左丞今詩云左轄頻虛位今年得舊儒即是其年作【夢弼】曰按唐書韋思謙高宗時爲尚書左丞子承慶嗣立武后時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承慶亦代爲天官侍郎嗣立二子逈濟逈終陳留太守濟天寶中授尚書左丞三世並爲省轄世罕其比

左轄頻虛位〔修可〕省事糾舉憲章〔趙〕曰唐六典左右丞掌管轄
左丞得彈奏八座故傳咸云斯乃皇朝之司直天臺之管轄後人用左轄義起於此今
年得舊儒〔趙〕曰皆以紀韋丈也〔舊〕曰濟本相傳云三代爲省轄衣冠榮之
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illegible]〕曰漢韋賢及子玄成父子皆以經術爲
相時議歸前列〔夢弼〕曰前列前輩也指韋濟兄弟是前輩爲時議所歸也
天倫恨莫倶〔朱〕〔夢弼〕曰穀梁云兄弟天倫也此悼韋洹之卒也鴒原
荒宿草〔朱〕曰詩常棣脊鴒在原註脊鴒雝渠也箋云雝渠水鳥而在原失其常處
猶兄弟之於急難檀弓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註宿草謂陳根也〔趙〕曰惜其一
亡至於宿草已荒鳳沼接亨衢〔[illegible]〕兩語叙其兄弟世羨有前吊後賀之意

而讀之亦自可傷○【朱】曰晉荀勗自中書監遷尚書令有賀之者曰奪我鳳凰池諸君何

賀耶中書凝邃晉人比天上鳳凰池【趙】曰濟由左丞可以接鳳池亨衢又美其爲中書之

貴【夢弼】曰易何天之衢亨 有客雖安命【夢弼】曰甫自謂也莊子德充符篇知

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衰容豈壯夫【朱】曰謂以窮達而肥癯非壯夫也【夢

弼】曰揚子吾子篇雕蟲篆刻壯夫不爲也 家人憂几杖【朱】曰几老者所憑杖

老者所扶持也家人憂其老者也故借言几杖 甲子混泥途【批】自謂用事不

用事○【朱】曰襄三十年傳絳縣老人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趙

孟召而謝過焉曰使吾子辱在泥途久矣乃武之罪也 不謂矜餘力【夢弼】

曰論語行有餘力 還來謁大巫【朱】曰吳志張紘傳陳琳答紘書曰小巫見

於大巫神氣盡矣[弼]曰大巫比濟也[夢]歲寒仍顧遇日暮且踟躕[洙]曰暮謂暮齒也漢書曰暮途遠[夢弼]曰謂眷慕於韋不忍去也老驥思千里[洙]曰魏武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飢鷹待一呼[蘇]曰楚人云飢如鷹待此一呼[夢弼]曰老驥飢鷹皆甫自喻也君能微感激亦足慰榛蕪一作折骨效區區[夢弼]曰此甫有求於韋之薦拔也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蘇]曰嚴武在蜀對客多騁筆札甫醉曰不謂嚴挺之有此兒武恚甫徐曰我乃杜審言孫擬捋虎鬚爾合坐大笑彌縫之武曰與公等言何至上及祖考乎深銜之甫歸草堂遂有此詩[蔡]曰公歸溪上在永泰元年正月三日而此詩云清秋鶴髮翁則是入幕未久便有

此作武果衡之不應復留許久考公入幕後詩多不樂處幕二然此後與嚴武同賦詩尚多武死公乞惓惓益知註第因史有是言云耳豈真東坡之言哉此詩作於廣德二年秋

白水漁竿客 [抑]魚竿自比太公○[愛通]曰後漢郡國志廣漢郡有白水縣註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入江

清秋鶴髮翁 [宋]曰鶴髮言老也[趙]曰庾信作䳒予老矣鶴髮鷄皮

胡爲來幕下祗合在舟中 [抑]仕宦失志不能央絕如此○[宋]曰言體性踈散止可與漁樵爲偶不當爲幕客也

黃卷真如律 [大臨]曰言詩書以禮法繩人

青袍也自公 [宋]曰詩自公退食[大臨]曰言不早小官也[國]曰也當音夜

[愛]老妻憂坐痺 [鶴]曰痺早利切[補註]痺脚

今㴸病幼女問頭風平地專欵倒分曹失異同趙曰言其散秩在府中所坐之曹不專其事而分之不知爲異爲同也希曰漢食貨志迺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illegible]曰此句承上坐痺頭風也言疾作則有時欵倒不辨異同也

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宋曰謂能容之於散秩也趙曰上官猜嚴武公在幕府得闕通於上官矣疇昔論詩早趙曰與武論詩已在早年矣

光輝仗鉞雄宋曰仗鉞言嚴公作鎮也寛容存性拙宋曰公嘗斥嚴公父名公不以爲忤翦拂念途窮宋曰謂嚴武奏請爲參謀也劉孝標絕交論顏盻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

露裛恩藤架宋曰詩厭浥行露夢弼曰裛音邑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宋曰史記龜筴

傳神龜抵網而遭漁者得之直作鳥窺籠○[批]不得志之語[洙]曰潘岳秋興賦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趙]曰上兩句則身雖在幕府而有山林之念故如龜之在網鳥之在籠也下八句有懷草堂之意西嶺紆村北南江繞舍東[師]曰西嶺南江述浣花里之景也[希]曰舊史云於浣花里結廬枕江南江即大江山海經岷山大江所出也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杯乾甕即空[蘇]曰蘇定戲友人曰薪盡火滅杯乾甕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夢弼]曰此四聯甫述草堂之興恐其荒蕪而有歸休之意也束縛酬知己蹉跎效小忠[洙]曰言性雖疎散當束縛以酬知己年雖蹉跎不足以負任責亦當效小忠也周防期稍

稍[批]信憂讒之態可念大簡遂怱怱曉入朱扉啓昏歸

畫角終不成尋別業[大觀]曰別業指草堂也未敢息微

躬烏鵲愁銀漢[夾]曰烏鵲塡河以渡牛女甫意謂雖參幕府無以補濟故

曰愁銀漢駑駘怕錦幪[朱]曰非其飾也[夢弼]曰徐陵詩玉鐙繡纏鬉金鞭覆

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批]即據槁梧而瞑但增桐字迴

異本語不足爲法○[趙]曰言如烏鵲之微力不任於塡河駑駘之蹇不足以被錦幪之飾

則所望於故人者幸全其物色而放令倚於梧桐也[夢弼]曰物色謂形容之衰老也公有

望於嚴武俾得遂倚梧之適也

奉贈鮮于京兆二十韻[甄]曰鮮胡然切漢複姓也[鮑]曰

鮮于仲通也【鶴】曰按通鑑天寶十二載正月京兆尹鮮于仲通諷選人請爲國忠刻頌立於省門制仲通撰其詞則仲通爲京兆尹在十一年十一月國忠爲相後也詩云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當是公獻文待詔集賢院後作

王國稱多士【洙】曰詩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賢良復幾人【趙】曰王者之國號稱多士而賢良無幾也異才應間出一作世爽氣必殊倫【夢弼】曰謂茂異之才間世而生英爽之氣邁乎衆人皆所以美鮮于京兆也

始見張京兆宜居漢近臣【洙】曰漢張敞字子高守京兆尹元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夢弼】曰謂鮮于以賢良而居張敞之任也

驊騮開道路【夢弼】曰前其會還之榮也穆天子傳驊騮騄耳日馳三千里

鵰鶚離風塵【甫】意氣自得非獨贈人以此○【[illegible]】曰鷙鵰鶚言其俊也【夢弼】曰離力智切去也翮其飛騰之快也侯伯知何算一作等文章實致身【彥輔】曰京兆尹古之侯伯也【趙】曰語何足算也此言侯伯之人多矣至於無算而鮮于之致身也則實以文章也奮飛超等級容易失沉淪【趙】曰惟其奮飛而晉擢徑超邁於官之等級故其離去沉淪也易而不難如此或曰言京兆乃輦轂之下不可驕易而失身此戒之之辭也脫略磻溪釣【[illegible]】曰呂望釣於磻溪操持郢匠斤【[illegible]】曰莊子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夢弼】曰此言鮮于之有斷也雲霄

今已逼台衮更誰親【趙】曰上公應天上三台衮則衮服三公一命衮

故得稱褎也〔師〕曰言近天子必見擢為公相也鳳穴雛皆好〔洙〕曰此言鮮于諸子也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鳳陸雲幼時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龍門客又新〔洙〕曰後漢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被容接者名為登龍門〔師〕曰言門下客皆賢士也義聲紛感激敗績自逡巡〔趙〕曰公自謂也言鮮于之義聲雖紛然感激之多而我之敗績則自逡巡不進耳〔洙〕曰莊十一年傳凡師大崩曰敗績途遠欲何向〔夢弼〕曰主父偃謂日暮途遠喻人之衰老也甫以年老更欲何所向乎天高難重陳〔夢弼〕曰重儲用切再也以其君門九重之遠固難於伸愬也劉越石詩棄置勿重陳學詩猶孺子〔夢弼〕曰孺子謂小子也甫謙言能詩不過小子之學耳〔洙〕曰語小子

何莫學夫詩鄉賦念嘉賓念一作忝〔洙〕曰鄉賦猶鄉舉也詩鹿鳴燕嘉賓也不得同鼂錯〔夢弼〕曰鼂正作鼂鼂遷切錯倉故切姓名也漢書本傳孝文帝二年詔舉賢良文學之士錯在選中對策高第吁嗟後郤詵〔夢弼〕曰郤乞逆切詵時臻切〔洙〕曰郤詵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也〔鶴〕曰舊史云公舉進士不第故不得如鼂錯郤詵之權第考公壯遊詩云中歲貢舊鄉贈韋左丞云早充觀國賓蓋嘗得鄉舉故云計疎疑翰墨〔洙〕曰公有詩云儒冠多誤身乃疑之時過憶松筠〔趙〕流落無所可入故知此言之悲○〔鶴〕曰言時已過矣則思隱於山林獻納紆皇眷中間謁紫宸〔夢弼〕曰西都賦序言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紫宸殿名且隨諸彥集〔洙〕曰江淹別賦金閨

諸彦方覬薄才伸【夢弼】曰覬几利切幸也獻納謂獻三大禮賦帝詔待詔於集賢殿命宰相試文章且隨諸彦集謂落筆中書堂也時李林甫爲相國命尚書省皆下之破膽遭前政【洙】曰劉陶傳關東破膽下圖日前政謂蕭炅也陰謀獨秉鈞【趙】曰子美對詔意本望高選而爲林甫所沮故有破膽陰謀之語【師】曰甫以上疏雪房琯爲當權者所疾遂見斥逐故云微生露忌刻【夢弼】曰微生甫自謂也萬事益酸辛交合丹青地恩傾雨露辰【洙】曰文契在華顯之地又當沛澤下流之辰而愁餓死者以時所不容也【趙】曰丹青地措言公卿之地也鹽鐵論曰公卿者神化之丹青有儒愁餓死早晚報平津【洙】曰東方朔傳臣朔飢欲死公孫弘爲丞相封平津侯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

賓客仰衣食俸祿皆以給之【補】曰公獨餓死
爲愁所賴者在鮮于京兆如公孫弘故人賓
客仰給
衣食焉

奉贈太常張卿垍二十韻【夢弼】曰按唐書張說二子
均垍明皇時說在中書垍自翰林學士
遷太常卿均亦供奉翰林均垍俱能文
並掌絲翰之任此篇兼美其父子三兄
也【鶴】曰按舊史帝紀天寶十三載三月
均由憲部尚書貶建安太守還爲大理
卿均之弟垍亦以太常卿貶盧溪郡司
馬歲中召還再遷爲太常卿凡弟貶皆
在十三載今詩當是與垍垍尚主多留
禁中所以冀其援引詩殆作於十
一載舊註非作是詩公方進賦後

方丈三韓外【洙】曰前漢郊祀志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在渤海中魏志三韓

在帶方之南東西以海爲限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故曰三韓崐崙萬國西[洙]曰禹貢註崑崙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建標天地闊[朱]曰天台賦赤城霞起以建標詣絕古今迷[批]言其出使荒遠絕跡特非常語故未易諭耳舊註皆誤建標猶立柱彷彿其特節之意氣得神仙迥恩承雨露低[批]公子如此想像出塵○[洙]曰按唐書均弟垍以王婿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賞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均亦供奉翰林垍嘗以所賜示均均戲謂垍曰此婦翁與女婿非是天子與學士也[通]曰上四句以譬禁掖之清切乃神仙之地雖有仙風道骨者始能遊且承恩寵也此指言張均父子[補]曰詩蓼蕭註雨露者天所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不及也[通]曰此指言張均父子稟是山英靈之氣以生而供

奉翰林去天子爲近也

相門清議衆【註】曰張垍父説相門之子故曰相門

儒術大名齊【魯】曰垍張説之子其名與父齊筆也軒冕羅天闕

【沫】曰均垍俱能文説在中書兄弟皆掌綸翰之任【夢弼】曰天闕斥朝廷琳琅識

介珪【希】曰禹貢厥貢球琳琅玕註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珠詩崧高錫爾介珪以

作爾寶箋云長尺一寸【趙】曰以琳琅則識張卿爲介珪矣介珪大珪也伶官詩

必誦夔樂典猶稽【沫】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號

樂官爲伶官也書后夔典樂太常卿掌樂者也故用伶官夔樂事健筆凌鸚

鵡【沫】曰後漢禰衡字正平有才辯在黃祖座上作鸚鵡賦筆不停輟文不加點凌過也

銛鋒瑩鸊鵜【夢弼】曰銛息廉切鵜杜奚切鸊鵜水鳥也膏中瑩刀戴曷度關

山詩云翩瑩鸊鵜膏此言美其大手筆也

友于皆挺拔

【朱】曰友于言兄弟也【趙】曰言均埴兄弟之貴且有勳業也藝苑雌黄云昔人文章多以兄弟為友于日月為居諸黎民為周餘子孫為詒厥新昏為燕尒類皆不成文理雖杜子美韓退之亦有此病豈非徇俗之過耶子美云山鳥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豈謂詒厥無基址又云為汝惜居諸後漢史弼傳云陛下降於友于不忍恩絕曹植求通親親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憂晉史贊論中此類尤多洪駒父云此歇後語也

公望各端倪

【朱】曰公望各有所歸也【夢弼】曰言均埴兄弟負公輔之望各各有端倪也晉虞驥傳驥乃虞潭之兄子王導謂驥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于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莊子太宗師篇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註端緒也倪畔也

通籍踰青瑣

【朱】曰元帝

紀令從官給事官司馬中者得為大父母父母弟兄適籍應劭曰籍者為二天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青瑣戶邊青鏤尺制也

亭儼照紫泥

[朱]曰亭儼亭塗也後漢志漢舊儀曰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

靈虬傳夕箭

[鄭]曰虬居幽切無角龍[朱]曰梁陸倕新漏刻銘云靈虬承龍言漏刻之體以龍承之也[趙]曰箭浮水之物

歸馬散霜蹄

[黑]曰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

能事聞重譯

[朱]曰前漢平帝紀越裳重譯獻雉[師古]曰譯謂傳言也道路絕遠風俗殊隔故累譯而後乃通[趙]曰言所能之事聞播於重譯之蠻夷矣

嘉謨及遠黎

[朱]曰揚子或問忠言嘉謨曰謨合皐陶之謂嘉

弼諧方一展

[朱]曰皐陶謨曰謨明弼諧

班序更何躋

[夢弼]曰左氏莊公二十年傳朝以正

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適越空顛躓**朱曰莊子逍遙篇宋人資章甫而適

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顛躓危困也**游梁竟慘悽**趙曰適越遊梁

公自謂也公本傳少貧客吳楚又公贈李白詩亦有梁宋遊是也今公雖爲右率府胄曹

然欲展獨諸於張卿而班列次序之不可攀則復有去而之宅之意將適越乎空如前日

之顛躓將遊梁乎竟如前日之慘悽此詩人之思也**謀知終畫虎**朱曰馬援

戒兄子書云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夢弼曰甫自言謀誤所知而事之不成如畫虎也**微**

分是醯雞朱曰莊子田子方篇孔子見老聃出謂顔回曰丘之道其猶醯雞歟

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註醯雞者甕中之蠛蠓也醯許西反**萍**

泛無休日趙曰公自譬其無定也**桃陰想舊蹊**夢弼曰蹊音奚

徑道也【洙】曰李廣贊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趙】曰公言其想舊蹊之桃陰乃懷念舊日見知之人也

吹噓人所羨騰躍事仍睽碧海真難涉

【洙】曰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之中一面萬里太帝之宮太真東主君所治之地

青雲不可梯

【曾】曰謝靈運詩共登青雲梯【趙】曰至於騰躍之便則仍乖睽如此是猶涉碧海梯青雲之難也

顧深慙鍛鍊

【田】曰張景陽七命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乃鍊乃鑠萬辟千灌註云鍛鍊刻苦成材之義此言張卿恩顧我雖深而自慙鍛鍊之未至爾

才小辱提携

【趙】曰公自言才能之小辱張卿之提携也

檻束哀猿叫

叫一作巧【洙】曰淮南子置猿檻中巧捷無所肆其能【夢弼】曰猿束於檻而不能施其巧猶甫見制於人而不能騁其才也

小枝驚夜鵲棲

【洙】曰魏武帝樂

府云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夢弼】曰言不安其居也**幾時陪**

羽獵【趙】曰孝成帝羽獵而楊雄從焉幾時陪羽獵有羨慕其得近清光之意**應**

指釣璜溪【夢弼】曰黃胡光切說文半璧也呂望釣於磻溪得玉璜刻曰周受命呂佐之遇文王載與俱立以爲師公意蓋有意於張卿之薦已也【師】曰太公年老見用今甫亦有意于暮年故云

敬贈鄭諫議十韻【鶴】曰諫議大夫其名起於後漢韋彪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是也此詩旅食歲崢嶸又云使者求顔闔諸公厭禰衡當是天寶十載奏賦後作謂天子雖召試而莫有從而薦送之者梁權道編在十一載爲是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趙】曰爲天子諫官非不謂之顯達而
於作詩之義又早歲已有名此專美之也下句正言其詩可以知名者【夢弼】曰鄭諫議雖
不得名必善於詩者皆用詩事美之破的由來事【朱】曰言詩句中理如射之
破的也庚翼謂謝尚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應聲中之翼即以其副鼓吹給之
先鋒孰敢爭【夢弼】曰皆言諫議詩筆之健如射之中戰之勇也思飄
雲物外外一作動【夢弼】曰思相吏切情思也謂其詩思俊逸超出乎雲物也【趙】曰
如文賦言神遊萬仞情鶩八極律中鬼神驚【修可】曰詩律既中可驚鬼神如
寄李白詩云詩成泣鬼神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朱】曰曲盡
物理故無遺恨才思浩瀚故如波瀾【趙】曰公言作詩中有一字一句不佳雖如毫髮之小

則心自㒒㒒有遺恨矣【鶴】曰陸機文賦或沿波而討源或龍見而鳥闌註云或得其妙則龍見而有光如水鳥游於波瀾野人寧得所【補】曰自此而下皆公自叙巴野人公自稱天意薄【趙】警字浮生多病休儒服【晏】曰莊子田子方篇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冥搜信客旌【趙】曰欲搜幽冥之地信客旌所指耳築居仙縹緲【夢弼】曰言卜築欲往幽邃之處如仙之縹緲難尋也海賦神仙縹緲食玉清涯旅食歲崢嶸【夢弼】曰言歲之云暮也崢任耕切嶸胡耕切高峻貌鮑明遠舞鶴賦歲崢嶸而催暮使者求顏闔【夢弼】曰喻諫議遣使見招也【朱】曰莊子讓王篇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終逃魯君之使諸公厭禰衡【朱】曰禰衡有才辯氣剛傲好矯

時慢物曹操慾之送與劉表表恥不能容以
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後竟爲祖
所殺[修可]曰以旅食之人諸公厭之如爾衡
焉衡初託曹公又託劉表又託黃祖此謂諸
公之所厭也 將期一諾重 [洙]曰辯士曹丘生謂季布曰楚諺曰得黃金百
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歘使寸心傾 [鄭]曰歘許勿切暴起也[洙]曰謂傾向於鄭
也徐庶指心曰以此方寸之地 君見途窮哭宜憂阮步兵 [洙]曰
阮籍爲步兵校尉率意命駕不
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寄簡上　古詩十七首

寄韓諫議注 [師]曰地理志岳州巴陵郡在岳之陽故曰岳陽有君
山洞庭湖湘江韓註以諫爲職直言陳
天下事代宗不悅聚岳陽註適意遊君

山棄人間事將爲長往之計甫思之故有此作【鶴】曰詩云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床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公是時抱病詩多言之梁權道以詩美人娟娟隔秋水謂是其年秋作

今我不樂思岳陽【夢弼】曰思韓註也身欲奮飛病在床【朱】曰詩言思之不能奮飛【夢弼】曰甫時病渴美人娟娟隔秋水【類】曰詩人以美人比君子故詩有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趙】曰公時在夔而韓在岳斯爲隔秋水矣濯足洞庭望八荒【夢弼】曰謂韓高俊有物外之意也鴻飛冥冥日月白【夢弼】曰鴻知去就喻賢者以道去其君也揚子問明篇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青楓葉赤天雨霜【夢弼】曰雨去聲謂楚之岸多楓當

秋零落正是相思時節也[宋]曰選詩曉霜楓葉丹[趙]曰鮑照詩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鴈天雨霜

玉京羣帝集北斗

[宋]曰玉京帝居也五方各有帝惟北極爲至尊[夢弼]曰晉天文志北極五星北辰最尊者也北斗七星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人君之象號令之主[趙]曰羣帝如諸王三公之類以言天子五方之帝三十三天之帝雖稱帝而於大帝爲卑故稱羣帝也

或騎麒麟翳鳳凰

[洙]曰集仙傳吞人降正妙想皆乘麒麟鳳凰龍鶴大鳥是也

芙蓉旌旗煙霧樂

[夢弼]曰謂張樂於煙霧之中旌旗之飾光粲乎芙蓉也

影動倒景搖瀟湘

[宋]曰郊祀志登遐倒景註在日月之上返照故其影倒也梁元纂要日光曰景司馬相如賦貫列缺之倒景[趙]曰瀟湘言韓在

岳陽也【夢弼】曰謂儀仗居日月之上光影搖動湘江之水喻羣臣朝覲天子托以羣帝朝斗言也

星宮之君醉瓊漿【夢弼】曰喻王子宴會羣臣也【洙】曰楚詞瑤漿蜜勺實羽觴華酌既陳有瓊漿

羽人稀少不在傍【夢弼】曰羽人仙人也喻韓註言其骨不凡或韓註不預朝覲宴會是見其聚黠也不在傍言不在天子之左右也【趙】曰楚詞仍羽人於丹丘

似聞昨者赤松子【洙】曰赤松子仙人號也神農時爲雨師

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飡楓香【洙】曰漢張良其先韓人也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良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呂后德其安太子乃

強食之日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良不得已強聽而食洙曰鮑明遠詩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吞腥趙曰神仙傳壺公令費長房敢啗臭惡非常長房色難之公數日子不得仙也

周南留滯古莫惜莫一作所洙曰太史公留滯周南趙曰以太史公比之

南極老人應壽昌夢弼曰南以註應南方比之老人星嘆其不見也洙曰春秋元命苞云老人星治平則見見則主壽

羨人胡為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批此篇多渺茫恍惚幾失韓註末竟不合○師曰欲得此美德之人貢之玉堂以輔天子不宜隱於此也希曰揚雄傳上玉堂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此當是用揚雄傳中字雖然玉堂本出黃庭經所謂玉堂絳宇盡玄宮是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

蘇溪侍御〔鶴〕曰裴虬爲道州刺史耶大曆五年平臧玠者此詩當是大曆四年在潭州作時蘇侍御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蘇〕曰王价僻居遠郊一月之中得親知書僅成一束但虛詞寒温而已空煩驅力使人厭接又倦回荅〔趙〕曰古詩云客從南方來中有尺素書

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趙〕曰晉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詣謝安三兄多言俗事獻之寒暄而已孟子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夢弼〕曰泛愛謂朋友之書禮數當同但止於寒温之問故不救溝壑失所之辱也

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

途哭【夢弼】曰張儀傳儀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意儀盜之執儀掠笞數百不服妻曰子不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曰視吾舌尚在不妻笑曰舌在儀曰足矣遂入秦見惠王以爲客卿道州手札適復至【夢弼】曰漢書音義札木簡之薄小也時未多用紙故以札而書紙長要自三過讀長一作張【趙】曰王筠於書三過五抄盈把那須滄海珠【夢弼】曰按唐書閻立本謂狄仁傑曰君可謂滄海遺珠矣入懷本倚崐山玉【洙】曰言得裴書勝珠之盈把倚裴如崑山王也【夢弼】曰晉郤詵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余謂滄海珠崑山玉皆喻道州手札也撥棄潭州百斛酒【洙】曰步兵厨中貯酒數百斛【夢弼】曰荊州記長沙有酃湖周回三里取湖水爲酒至極甘按集有日夜醉長沙

酒是也蕪沒瀟岸千株菊【夢弼】曰虔既得其手札有所懷恩不暇負
酒泛菊故云撥棄蕪沒也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
燈燭【洙】曰言得書而有所思也曰煩兒孫者煩其侍立也【趙】憶子初尉
永嘉去【鄭】曰永嘉温州縣【鶴】曰公有送裴二尉永嘉詩紅顏白面花
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趙】曰軍符則爲節度使侯印則封侯矣【補】
曰又帝紀註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
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謂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
與之又按百官表諸侯王金璽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紫燕緑耳行
甚速【趙】曰言初爲尉之少年而材之後追紫燕文帝良馬列子周穆王駕八駿之馬

而左綠耳【師】曰道州負起逸之才其視軍符侯印取之君甚速豈困於永嘉一尉手聖

朝尚飛戰鬪塵濟世宜引英俊人【夢弼】曰鶡冠子德百

人者謂之英德萬人者謂之俊【洙】曰兵革未息宜薦才引士以濟斯世也黎元愁

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夢弼】曰夷狄指祿山也跋扈猶

強梁也言聖朝得其人則民安寇平雖祿山跋扈不臣徒自遷延復何慮哉授鉞

築壇聞意旨【洙】曰授鉞築壇天子將命之以將帥之事也晉禮志漢魏故事

遣將出征授節鉞於朝堂漢高祖築壇拜韓信聞意旨言當與此事也頹綱漏

網期彌綸【洙】曰勉典彌補褻也【夢弼】曰言政刑彤弊頹裴道州經綸以裨補之

郭欽上書見大計【洙】曰晉武帝時御史大夫郭欽上疏言戎狄強獷歷

世爲患今西北方戎狄雜居恐百代之後爲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畧斷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帝不聽

劉毅答詔驚羣

臣【[illegible]】日晉武帝嘗問劉毅日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日桓靈也帝日朕克己爲理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日桓靈賣官錢入公府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日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言固爲勝之

他日更僕語不淺

【朱】日儒行孔子對魯哀公日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註僕大僕也君燕朝則正立掌擯相更之者爲久將倦故使之相代也

明公論兵氣益

振【鄭】日振之人切

傾壺簫管黑白髮

黑一作理【朱】日言得書而愁去白髮冊黑

僊𦐄霜雪吹青春

【朱】日僊與舞同項莊舞劍

宴遮會

語蘇季子後来傑出雲孫比 趙日蘇季子蘇秦也徐稱傳角立傑出爾雅七世孫曰雲孫此以言蘇侍御為季子之雲孫也 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 趙日定王城在潭州漁商市亦潭州之地 鶴曰茅齋蘇所居楚老公自謂漁商市公所寓也 市北肩輿每聯袂 夢弼曰楚國先賢傳諸阮居市北而富以車徒每出肩輿數十至止連袂牽車飲酣自若 郭南抱甕亦隱几 鶴曰郭南謂定王城之南抱甕隱几公自謂也洙曰漢陰丈人抱甕而灌畦莊子齊物篇南郭子綦隱几而卧 無數將軍西第成 洙曰衛青傳上為青治第令視之日匈奴未滅無以家為 趙曰後漢馮鴻為大將軍西第頌頌為正直所羞舊註引衛青治第事非是 鶴曰此借以諭諸將平安史之亂各矜

其功於京師置太第也漢有東第北第西第皆因其地云如相如傳所謂東第師古曰居帝城之東賜夏侯嬰北第以近北闕也

早作丞相東山起

洙曰晉謝安起於東山趙曰班固曰山東出相舊註引謝安事非是公亦何拘於西對東邪

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

洙曰鳥雀方得時而蛟龍退藏甫自喻也蘇曰漢末兵戈蝟起鹿門德公嘆曰秋稔菽粟鳥雀甚肥而鸞鳳何倅焉又鮑宰云鸞鳳棲翔文蛟龍蟄寒水言小人昇騰君子淹滯不見用也趙曰上句以比無功受祿下句又以比賢材之潛藏

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

趙曰傷時干戈之未息以引下句激昂二公之致功名也

附

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

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希】曰平原君傳公等碌碌

蘇大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幷序【鶴】曰蘇六侍御渙靜者至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乃詩之序不當以爲題合題曰大蘇侍御訪江浦賦八韻記異以暮秋枉裴道州手扎率爾遣興寄呈蘇渙詩考之當是大曆四年潭州作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絶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内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接對

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
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
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趙曰昔龐德公居峴山之南不應州府辟命未嘗入城郭今蘇渙不交州府頗有其風也再聞誦新作突
過黃初詩趙曰魏文帝爲太子時有七子從之遊皆能詩如謝靈運江文通皆擬其作黃初文帝即位年號也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宋曰司馬相如揚雄亦蜀人也師曰言世代變遷而名終不歇可與揚雄相如齊名於當時也
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師曰清鏡指江上宋曰元封二年芝

生甘泉齋房歌云齋房產草九莖連葉【夢弼】日言讀渙之詩意味清新過於茹靈芝本草芝輕身延年不老余髮喜卻變白間生黑絲添生一作【趙】曰變白爲黑以聞其詩之故昨夜舟天接昨一作未天接一作火滅湘娥簾外悲【夢弼】曰湘娥謂娥皇女英也百靈未敢散【洙】曰言百靈聞誦詩而皆來也風破寒江遲破一作波【洙】亦奇○【趙】曰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容齋三筆云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渙靜者也吟詩殷殷留金石聲詩中云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弁呈蘇渙云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媿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跖以比莊蹻後折節讀書進士及第湖南崔瓘辟從

事繼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師其一曰養蠶爲素絲葉盡蠶亦老傾筐對空床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壽蜂一成窠高挂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爲飛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攢寃轉迷所之徒有疾惡心奈何不知幾讀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爲記異語意不與它等厥有旨哉

寄裴施州

洙曰春秋時巴國界秦昭王置黔中郡梁改爲施州鶴曰按史裴冕廣德初充山陵使附李輔國表輔國所昵術士劉烜充山陵使判官烜抵法冕坐貶施州刺史按舊史大曆二年二月戊寅以澧州刺史裴冕爲左

僕射則是詩在永泰元年冬作盖史云剌施州止數月遂移澧州而由山䕫使坐貶在廣德元年九月丙申而此詩云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故定爲在永泰元年冬

廊廟之具裴施州洙曰潘安仁器非廊廟姿宿昔一逢無此流趙若無第三四句下讀兩語必笑金鐘大鏞在東序洙曰禮樂之所在也夢弼曰詩鼖鼓維鏞大鐘曰鏞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鐘鏞以言至和所自出東陽位也冰壺玉衡懸清秋趙物色品目自高語亦峻直篇內得此自別○洙曰氣宇之清徹也夢弼曰文選清如玉壺冰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玉衡正文之器非特氣之清也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爲客

寬邊愁堯有四岳明至理夢弼曰四岳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掌四岳之官也漢二千石真分憂洙曰宣帝曰與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師曰甫以堯之四岳漢之二千石比裴施州也幾度寄書白鹽北批一句未了接一句苦寒贈我青羔裘補曰白鹽夔州山名此言裴寄書來夔又贈之以羔裘也霜雪迴光避錦袖夢弼曰言裘之美也蛟龍動篋蟠銀鉤夢弼曰言書之妙也晉索靖論草書狀宛若銀鉤洙曰龍蛇銀鉤皆字體也言所惠之書如龍蛇銀鉤屈蟠交連趙曰今藏裴公銀鉤於其中所以龍蛇動於篋也紫衣使者辭復命辭一作碎補此其雜亂之無序者碎復命不可解作辭字是再拜故人謝佳政將老已失子

孫憂後来況接才華盛[illegible]曰言我將老而免憂子孫無他以後來之人相接有裴君諸子才華之盛美矣

鄭典設自施州歸[illegible]曰六典典設局典設四人從六品下掌太子湯沐灑掃鋪陳之事裴冕以附李輔國貶施州移澧州而大曆二年自澧州拜左僕射則是詩當在永泰元年冬作故詩云孟冬方首路

吾憐榮陽秀【夢弼】曰榮陽乃鄭氏之郡也冒暑初有適名

賢慎出處出處一作所出不肯妄行役[illegible]曰言其以義而動也

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洙】曰顏淵屢空【夢弼】曰空去聲南

謁裴施州【師】曰蓋以鄭子每之是以南謁裴施州亦以義動不肯妄行役也

氣合無險僻【夢弼】曰謂與裴義相投合不以險阻爲僻也攀援懸

根木【夢弼】曰援于元切登頓入矢石【趙】矢石意別入矢石謂石之如

虎也暗用李廣事不言虎而言入矢政是詩中用事之妙○【洙】曰言險阻也【希】曰叔孫通

傳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青山自一川【夢弼】曰言險阻既盡處施州別是一

平川也城郭洗憂慼【趙】曰有詩曰下視城郭消人憂聽子話此

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則一作甚不知有主

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夢弼】曰言施州爲人溫恭待客

有禮得古人風也勅廚倍常羞盃盤頗狼籍【洙】曰言雖幽遠

而敬客之意不異於中華也史滑稽傳履舄交錯盃盤狼籍時雖屬喪亂

享貴賞匹敵賞一作當〔夢弼〕曰匹敵言以類相求也推賢者乃得待賢茲周
可稱賞也是錯傳人情匹敵中宵櫃良會裴鄭非遠戚羣
書一萬卷慱涉供務隙〔夢弼〕曰美施州之好學事務閑暇乃讀書
也他日辱銀鉤森踈見矛戟〔夢弼〕曰甫嘗辱施州之書因美
其字體交連勁曲若銀鉤然筆力快利森森如矛戟也書苑歐陽詢尤工行書森然如武
庫矛戟莪集李潮小篆歌快劍長戟森相向是也倒屣喜旋歸〔洙〕曰蔡邕
倒屣而迎王粲〔趙〕曰倒屣不上鞋踵也〔夢〕〔趙〕曰甫喜鄭公之歸故遷然而出迎也畫
地來所歷來一作求〔鮑〕曰畫去聲〔夢弼〕曰莊子畫地而趨乃聞風土
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夢弼〕

曰借咨昔切假也刺史指施州以比寇恂也[朱]曰後漢寇恂從光武至頴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夢弼]曰策謂杖也甫聞施州之風義亦欲杖策而一謂也諸拂蒹葭塞一作寒嶠穿蘿蔦冪[鶴]曰詩註蔦一名女蘿故合而言之曰蘿蔦冪如伍子胥冪面之冪[夢弼]曰冪莫狄切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朱]曰顏延年詩改服飾徒侶首路跼險難[夢弼]曰謂命駕啓行也強飯取崖壁[夢弼]曰強其兩切廢扶脫切衛皇后傳強飯勉之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朱]曰言非良馬也[修可]曰馬援銅馬相法曰汗溝欲深長漢書曰大宛國多善馬汗血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鶴]曰

選詩終然謝大伐政似無說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註】忽轉入車馬翩翩入鳥道【註】曰鳥道謂飛鳥之道蓋言高險也庶脫蹉跌厄【補】曰蹉倉何切跌徒結切甫數無快馬以備行役不若肩輿爲穩庶免蹉跌之厄然此亦記諷朝廷所用非良才是以有傾危之禍也

寄薛三郎中璩【補】曰詩云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又云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高秋却束帶鼓枻視請是當是大曆二年作

人生無賢愚飄颻若埃塵【補】曰丁固人生無賢與愚百年之後俱成糞壤又黄叱利名聚散若風中埃塵去來不足校輕重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役役一作

設設雖為尚書郎夢弼曰甫為尚書工部員外郎不及村野人

憶昔村野人蘇曰馬融曰我輩仕塗不及村野之人鷄豚社飲足以自樂我輩區區塵士豈有此況味其樂難具陳其一作歡藹藹桑麻交

公侯為等倫夢弼曰野人冨桑麻比之公侯其樂可知也天未厭

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夢弼曰荊州即江陵也

我亦滯江濵夢弼曰江濵謂夔州也峽中一卧病瘧癘

終冬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蘇

鄭朱曰蘇鄭蘇源明鄭虔也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為土嗜

酒不失真朱曰蘇鄭亦皆耆酒予今委脩短豈得恨命

屯閒予心甚壯夢弼曰子指薛璩也所過信席珍洙曰席珎席上之珍也禮記儒有席上之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
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代手洙曰可蓋覆當代也漢書功業蓋代蘇曰李容蓋代手段不可容易施呈也才力老益
神青草洞庭湖洙曰青草洞庭皆湖名也鄭曰二湖俱在巴陵夢弼曰范註荆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與洞庭相連接周回數百里湖之南有青草山因以爲名
東浮滄海漘君山可避暑洙曰君山在洞庭湖心夢弼曰尭之長女娥皇爲舜正妃死於湘江因名相君故曰君山況足采白蘋夢弼曰詩于以采蘋註蘋大萍也
予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夢弼曰甫

謂薛郎中可以適情是景也

我未下瞿塘空念禹功勤【夢弼】曰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斧金留滯峽中恨禹功雖勤尚不能鑿三峽使江流畢易也

聽說松門峽吐藥攬衣巾【鄭】曰松門峽巴中地名【趙】曰今聞松門峽之好方喫藥遽吐之欲攬衣巾而思去也

高秋却束帶鼓枻視清旻【夢弼】曰甫欲深秋揚楫下峽以見薛郎中也爾雅釋天秋爲旻天

鳳池日澄碧【夢弼】曰謂朝廷已清平也

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趙】曰健者薛璩也漢書袁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

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陳】曰行化臣謂承流宣化之大臣也【夢弼】曰此勉薛郎中歸朝君行化毋效甫卧病不起

奉贈射洪李四丈 鶴曰射洪縣屬梓州縣東有射江詩云南京亂初定所向邑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茅齋指草堂當是寶應元年七月徐知道反公避之至梓州九月歸成都迎家居梓州十一月當往射洪有詩陳拾遺故宅等詩當是其時作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 世俗諺拈著起 修可曰書大傳曰○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 夢弼曰文人美李四也烏者人之所共惡李丈既爲人所愛其愛亦及乎烏以人好烏亦好也

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 夢弼曰甫來射洪初接李丈一見其意氣豁達便若平生也北史李延壽序傳閻信謂李驍曰觀君儀皃豈是常倫古人

相知未必在早

南京亂初定所向色枯槁趙曰南京指成都府也肅宗至德二年以蜀郡爲南京所謂亂初定指言前年劒南東川節度使段子璋反崔光遠討平之

遊子無根株夢弼曰遊子甫自謂也

茅齋付秋草夢弼曰茅齋謂浣花之草堂

東征下月峽夢弼曰巴楚有明月峽

挂席窮海島洙曰謝靈運詩及舟采石花挂席拾海月夢弼曰謂將適吳楚也

萬里須十金晉曰漢書百金中人十家之產註古者一兩金直十千十金則知爲百千矣

妻孥未相保蒼忙風塵際蹭蹬騏驎老洙曰蹭蹬馬失勢皃

志士懷感傷心胷已傾倒夢弼曰萬里之行必須十金况風塵未息干戈尚擾於斯時行役殆恐妻子未能相保是以蹭

盜失勢而無人憫之者惟李丈志氣之士獨懷感傷傾倒心腹不問相知早晩此甫所以有人好烏亦好又有不在相逢早之句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鶴]曰詩云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又云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當是大曆三年秋在東屯作時吐蕃寇邠靈州京師戒嚴故云龍蛇尚格鬬洒血暗郊垌

忽忽峽中睡[批]不知其何從來何所指但覺彼此有之悲風方一醒風一作秋[師]曰齊有渴疾故忽忽不樂遇秋風而稍蘇也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師]曰漢武故事上忽見一青鳥從西方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公以薛有仙姿故以況之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

訂【趙】曰晉道壹道人之言雪曰先集其慘澹也既蒙至人顧舉翮

唉孤亭【[illegible]】連用六句引譬而不絕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

般【趙】曰劉碨彌勒石像碑云般揚般游水【[illegible]】曰般音靈舟有窻者揚般謂行舟也【夢】

請文動哀玉【趙】曰此言佳士之文請如王聲之哀盡環佩之類徐陵賦哀王

發于新聲見道發新硎【[illegible]】曰莊子屠牛坦刀刃若新發於硎【唐】曰牛坦薛着屬文

復能知道故云欲學鴟夷子【[illegible]】曰貨殖傳范蠡浮江胡變名姓適齊爲鴟夷

子註自號鴟夷者言若盛酒之鴟夷多所容受而可卷懷與時張弛待勤燕山

碑【[illegible]】曰後漢竇憲擊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班固作銘誰重

斬邪劍詣本斬邪劍一作斷蛇劍蔡夢弼傳卿會箋云斷蛇劍事非所當用是斬

邪劍乃用朱雲乞斬張禹事今按斬邪劍亦非豈邪乃邪字之訛耶漢元帝時西域都護甘延壽陳湯斬郅支單于於康居當作斬郅劍與上句待勒燕山銘下句志在麒麟閣意相屬後云龍蛇尚格鬭灑血暗郊坰黄鶴亦似註是年秋吐蕃入寇今集中已定作斬郅劍仍借綦氏爲註不復出增註也

致君君未聽趙曰此言利器如朱雲所用之劍而未施有致君之術棄而君未用**志在麒麟閣**鶴曰見今代麒麟閣註**無心雲母屏**洙曰後漢鄭弘爲太尉時擧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上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師曰肯免韓彭莫學鴟夷子泛湖當如竇憲立功勒銘于燕然山畫象麒麟閣無徒君鄭弘爲帝寵眷賜以雲母屏隔坐而已

卓氏近新寡豪家朱門扃門一作户**相如才調**

逸銀漢會雙星[朱]曰司馬相如初遊臨邛臨邛之富人卓氏有女名文君

新寡善琴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遂爲夫婦[晏]曰雙星牛郎織女也客來洗

粉黛[夢弼]曰孟光傳始傅粉黛乃更爲推髻著布衣操作而前日暮拾流

螢[批]此其用孟光車胤事以美新昏也隱約之甚其人必新娶○[晏]曰車胤聚螢讀書

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

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批]銀印青以銀青期

之也○[夢弼]曰此言銀印青當如言帶日恩與荔枝青同按漢百官表凡吏秩比二千石

以上皆銀印青綬臥病識山鬼爲農知地形[朱]曰九章有山

鬼相高下視肥磽辨五種君子不如老農誰矜坐錦帳[朱]曰漢百官志郎官

給錦帳苦厭食魚腥[夢弼]曰楚人重魚故也東南兩岸坼
[孫]曰謂峽江横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
靈[朱]曰見茲山朝百靈註空中石白虎赤節引娉婷[希]曰
善本石作右赤節猶絳節[鄭]曰娉匹逕切婷徒寧切[夢]自云帝里女[洙]曰
本作帝季女文選我天帝之季女噀雨鳳凰翎[洙]曰弄玉帝文也乘鳳凰
仙去[師]曰欒巴噀酒成雨故云噀雨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如丁
[洙]曰襄王夢神女丁丁令威也去家一千年始一歸也千秋一拭淚夢
覺有微馨[趙]偶敘峽中得及神女兒前卓意又訖丁鵯則猶前好鳥也○[夢弼]
曰覺古效切瘖也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洙]曰李廣射石

虎没羽楊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選賦琳珉青熒【夢弼】曰青熒光明貌文人但安坐休辨謂與涇【洙】曰無分清濁也龍蛇尚格鬭【夢弼】曰言戰爭未息也洒血暗郊垌【夢弼】曰言殺戮之多也吾聞聰明主治國用輕刑【洙】曰尚德也銷兵鑄農器【夢弼】曰謂偃武家語顏回曰願得明王聖主而補相之鑄劍戟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庭【洙】曰詩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爲國當藉才也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洙】曰家語楚昭王渡江得一物大如斗色赤以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夢弼】曰至誠則金石爲開甫言薛能以至誠相感動能移此以感人主使之輕刑消兵務從節儉搜求賢

俊如是則天下不期治而自治薛於此可以
掇取榮華於年少之日豈但如甫客寓荊楚
而食萍
實也哉

貽華陽柳少府
鄭曰華胡化切鶴曰華
陽吾屬成都詩云俱客
古信州又云南方六七月出入異
中原當是大曆元年在夔州作

繫馬喬木間
趙曰劉琨詩
繫馬長松下
問人野寺門
師曰柳少
府寓居于野寺
甫尋訪之故云
柳侯披衣笑
蘇曰苻堅見張
言育披衣出喜
日苻堅來矣欣
然握手絕倒
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
一作
堂石
下俛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
夔曰火雲
旱雲也爲月
露所洗
無炎氣也
凌晨絕壁上朝暾
鄭曰暾他昆切日
始出貌希曰楚辭

暾將出兮東方注曰始出東方其容暾暾而盛也自非曉相訪觸熱

生病根[朱]曰觸冒也[趙]曰晉程曉詩可怜褦襶子觸熱生病根南方六

七月出入昊中原[夢弼]曰中原乃中國之地寒暑所以正而南方甚熱故也老少多暍死[趙]曰熱病謂之暍武王下車而扇暍[蘇]曰暍許葛反漢明帝從河南人實河北老少途中無水暍熱死數百人汗踰水漿翻[趙]曰世說鍾毓兄魏文毓面有汗帝問曰何以汗對曰兢兢皇皇汗出如漿俊才得之

子筋力不辭煩[師]曰俊才得抑少府所以不辭筋力之煩而往謁也指

揮當世事[師]曰指揮字見陳平傳語及戎馬存涕淚濺

我裳悲氣排帝閽[洙]曰思賢賦叫帝閽使闢扉兮覩天皇于瓊宮[師]曰

柳生負經綸之志言及國家未寧慷慨悲憂其義氣上排帝閽帝閽天門也欝陶

抱長策【洙】曰書欝陶乎予心長策良策也有良策而不見用故欝陶義仗

知者論【師】曰觀柳生之義緊可與知已者論不可爲俗人道也吾衰臥

江漢但愧識璵璠【趙】曰璵璠良玉以美柳生也甫卧病江漢之間所媿知柳生爲美士無力以薦揚耳魏文貞鍾大理書曾之璵璠價越百金貴重都哉文

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趙】文章一小技甫蓋自謂歉然於柳侯之尊已也本㳂用意而今爲名言由不能文章者自詭有道借甫尊已亦不可不辨也○【趙】曰後漢揚賜傳云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起予幸斑白因是

託子孫【趙】曰起予者商也言柳少府起發余於斑白衰老之間因此相見而有子

孫可託之幸也

俱客古信州〔師〕曰夔在梁為信州唐初改為夔故曰古信州

結廬倚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夢弼〕曰謂所居僻卓馬少而葉蘙塞也

時危挹佳士〔夢弼〕曰佳士指柳生也

況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趙〕曰古稱燕歌趙舞趙女出李斯傳趙女立於側秦人盆者又如李斯所謂擊甕叩缶者真秦聲也盆則甕缶之變稱耳〔夢弼〕曰藺相如傳趙王與秦王會相如曰切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奉盆缻

予壯顧我傷我驩無淚痕〔師〕曰柳生年少傷甫衰老而甫乃悲喜相半也

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趙〕曰張景陽詩忽如鳥過目〔師〕曰餘生殘年也過鳥言其疾甫傷故鄉經兵革後唯空村而已此生蹉跎不獲

一歸也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集〕曰舊本次此詩爲成都作是以成華爲成都華陽兩縣詩云長安苦寒誰獨愁又言南山之豆東門之瓜皆長安京兆事當是天寶間在長安作今以鄉里兒童項領成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之句意是十年召試後送隸有司參選時作疑是咸陽華源二縣咸誤作成也

赤縣官曹擁材傑〔趙〕曰京邑屬縣有赤有畿其浩穰者爲赤〔夢弼〕曰神州赤縣乃神仙之所居以美諸子有神仙標格者也軟裘快馬當冰雪

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洙〕曰杜陵野老

公自稱也杜陵乃公所居之地前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古杜伯國宣帝葬此因曰杜陵

趙曰骨折字後漢李固傳霍光憂愧發憤悔之折骨

南山豆苗早荒穢朱曰楊惲傳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青門瓜地新凍裂朱曰見往者東門瓜諺日南山青門俱在門縣境內趙南山即志所謂引南山水入京城又謂尹黎幹自南山開漕渠抵景風延喜門入苑以漕炭薪青門即城東門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第一門曰青門門或曰霸城門

鄉里兒童項領成朱曰節南山詩四牡項領趙曰項領成言其長成也

朝廷故舊禮數絕趙曰范僕射云平生禮數絕

自然棄擲與時異

況乃疎頑臨事拙【夢弼】曰甫疾後生晩進強項下遜於甫蓋視朝廷禮數之疏遂皮節棄擲不同往時相繒慕也【陸】曰張杞居渭上景帝兩徵不起容勸其仕杞曰水邊林下甘盡餘喘又况疎懶臨事鄙拙焉能碌碌為仕官乎後客又勉之聞語即掩耳遂走世高其節

饑卧動即向一句【洙】曰劉公幹詩彌廣十餘句

弊裘何啻聯百結【趙】曰貧士傳董京戚衣百結之衣

君不見空墻日色晩此老無聲淚垂血【趙】曰卞和獻玉而禮刖哭於空山淚盡繼之以血今語挨傍此耳【夢弼】曰無聲吞聲也

贈鄭十八賁【鶴】曰詩云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當是在雲安作賁乃鄭十七之弟公有答鄭十七郎一絶其間有把文驚小陸即其人也梁欋

道編在大曆元年夔州詩內以鄭十七絕句考之當是元年雲安作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夢弼曰詩溫溫恭人師曰鄭虔有溫潤君子之意使我得展盡底蘊無有遺恨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趙曰芝以比鄭蓋靈芝人所喜見者故不可闕於親近也夢弼曰劉子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夢弼曰甫之遭亂衆人皆意其不歸故鄉殊不知竄身以避寇豈實為素隱耶晉孫綽嘗鄙山濤而謂人曰山濤吏非吏隱非隱細人尚姑息趙曰禮記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夢弼曰哂式忍切笑也謂小人惟以姑息小惠相濡潤侮慢無所不至獨鄭虔以心相知毋遇甫以禮久

而敬之足見其高懷而有識者也

卑飛欲何待

夢弼曰言鄭虔官雖卑不辭低飛蓋待時而後動也

捷徑應未忍

洙曰不欲枉尺而直尋也修可曰張衡應問曰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于進苟容我不忍以歙肩盧藏用傳士大夫指嵩山終南爲仕塗捷徑

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

希曰尚書序云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曰屈平文詞乃詩家標準也蘇

羈離交屈宋

牢落値顏閔

夢弼曰甫言當羈離之際得接遇鄭虔亦足以慰牢落之情也屈原宋王言其有文章者也顏淵閔子騫言其有德行者也

水陸迷畏途

畏一作長夢弼曰言盜賊充斥天下茲可畏也

藥餌駐脩軫

夢弼曰言以丹藥延年也江逌賦駐脩軫乎平原

故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

【補】曰青史者殺青竹簡之史也江文通云倶啓丹青並圖青史詩云靡國不泯步趾

詠唐虞【夢弼】曰堯居陶唐舜居有虞因以為號追隨飯葵堇【夢弼】曰葵堇謂蔬食也雖居蔬食之貧而乃行歌堯舜之道以自樂也爾雅釋草芹楚葵註今水中芹菜齧苦堇註今堇葵也葉似栁子如米汋之滑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夢弼】曰好去聲時感好事縣尹相餽餉也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肯為敏【希】曰揚雄傳歷金門註金馬門也排字本樊噲傳所謂排闥也【夢弼】曰甫心雖欲朝謁奈肺疾矛盾不合心願況衰老欲排金馬門左非本意也【洙】曰敏不敏也左氏傳魯人以為敏

贈衛八處士【師】曰按唐史拾遺公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

年最少號小友天寶九載自東都復歸長安作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夢弼】曰人生會少離多動如參商二星東西間隔

今夕復何夕【夢弼】曰詩今夕何夕

共此燈燭光一作共宿此燈光

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洙】曰漢武帝秋風辭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洙】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處謂百年己分可長共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修可】曰孟子不得於君則熱中註云心熱恐懼也【趙】曰此乃莊子內熱之義蓋煎熱之謂也【補注胡】曰嘗於內閣見子

美親書贈衛八處士詩字甚怍偉驚呼熱中腸作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

重上君子堂趙曰王仲宣詩高會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

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夢弼曰父執者父之執友也曲禮見父之執

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女羅酒漿何曰詩可以挹酒漿蘇曰郭育見冀達使羅酒漿兒女進果饌

夜雨剪春韭洙曰郭林宗見友人夜冒雨剪韭作炊飯今洛納人皆斂之夢弼曰韭於春時最嫩乃新物也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山中所食何者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新炊間黃

粱洙曰陶隱居曰黃粱本出青冀穗大毛長穀米俱麤於白粱食之比他穀最益脾

主稱會面難洙曰曹子建詩主稱千金壽古詩會面安可知一舉累

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洙曰曽頼達詩舉觴詠露斯蘇曰孔文舉百觴亦不醉李牧曰呉將軍歔歎十觴未見有醉容夢弼曰謂感其故舊之意也

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illegible]陽關之後此語爲暢

贈蘇徯鶴曰詩云巴蜀僊剽劫幽薊已削平當是大曆元年作剽劫指崔旰之徒爲亂是時河北盡平故也蘇後自蜀赴湖南公有別蘇徯赴湖南幕詩乃同時作故此詩亦云君今下荆揚獨帆如飛鴻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洙曰古詩爲客若轉蓬言如蓬之隨風無所定止也

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洙曰天子之門九重乘輿天子所乘輿時京師初復天下

漸平也【趙】曰以車駕嘗因吐蕃陷京師一而幸陝今稍平定復還長安為九重之安矣【補】曰戎馬衰息非謂復京師天下漸平也且廣德元年復京師之後無歲無吐蕃党項羌渾奴剌之禍至永泰元年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數十萬衆俱入寇京城震恐十月郭子儀與回紇再定約吐蕃引兵夜遁京師解嚴自是戎馬始少息此詩作於大曆元年故云

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趙】曰公每自負矣故不以言才為嫌微生畝云丘何為是棲棲者歟【補】曰言京師已復宜見召用尚使抱才棲技無所定處窮過委之於命也

為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趙】曰甫為尚書郎未為卑賤其奈病肺何

子何面黧黑【趙】曰黧音黎黑而黃也子指蘇溪也李斯傳禹鑿龍門手足胼胝面目黧黑

焉得豁心胷

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夢弼〕曰言崖肝之亂相習以成風俗
而民力倦困出幽薊巳削平〔洙〕曰祿山所節鎮處也荒徼尚彎
弓〔趙〕曰安史之亂雖巳削平而猶有盜賊也斯人脫身來豈非吾
道東〔杜〕曰後漢鄭玄學於馬融辭歸融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夢弼〕曰斯人
指後也時脫身而來巴蜀故云吾道東矣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
空〔夢弼〕曰言其貧也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翁〔蘇〕曰呂安
謂嵇康曰我輩稍有菜色反爲肉食輩所西徒知其外而不知内也周澤謂諸齋郎曰若
年少壯不可欺老翁翁胷中有書萬餘卷若輩未到此田地諸人皆慚悚無一語〔夢弼〕
曰或曰甫託言以諷嚴武武與甫有舊契偶失武意幾爲所殺兒乃主客間

古來偏側同【夢弼】曰蓋以甫爲客依武之故也按集又有偏側行篇君
今下荊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俠場人馬皆
自雄【夢弼】曰言荊楚豪俠尚氣輕薄自雄以欺客也一請甘飢寒再
請甘養蒙【夢弼】曰一請二請戒之之辭也【洙】曰養蒙欲其晦迹以自全也
君不見簡蘇徯【鶴】曰蘇徯嘗入湖南之幕公既有詩別之又有
送蘇徯兵曹適桂州詩云早作諸侯客則徯在大曆初摧頹爲甚故此詩以折
桐諭之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趙】疊
意慷慨
百年死樹中琴瑟【趙】曰異苑載吳平在句章州門外忽生一

株桐上有歌謠之聲平惡而所其後桐自遷立於故根上又聞歌聲曰死樹今更青吳平尋當歸桐林所以爲琴瑟今言死樹猶可爲之譬士終有用也【夢弼】曰中竹仲反庚信歎連珠龍門死樹尚㧖咸池之曲

一斛舊水藏蛟龍【洙】曰荀子積水成淵蛟龍生焉【夢弼】曰以譬士當守所養也昔有人於褒池中得一魚以爲鮓味極美以遺張華華曰龍肉以苦酒漬之即成琥珀

丈夫蓋棺事始定【洙】曰古詩蓋棺事乃已言死而後已也【洙】曰劉毅曰丈夫兒蹤跡不可尋常便混羣小中蓋棺事方定矣

君今幸未成老翁【趙】曰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批】語雖少頓挫激越三四徘徊不嫌亂○【蘇】曰鮀休清溪賦霹靂破

石狂風驚林【[illegible]】日勉之之辭也

贈李白 【鶴】曰詩云李侯金閨彥亦有梁宋遊當是開元二十四年下考功第後遊齊趙時作【夢弼】曰時李白將爲梁宋之遊故甫作此篇贈之

二年客東都所歷厭機巧 【彥輔】曰東都洛陽也前漢地理志周人之失巧爲趨利【余】曰葛屨詩其民機巧趨利

野人對羶腥 【彥輔】曰潘岳秋興賦序僕野人也杜亦自謂爲郊野人耳周禮註犬腥羊羶【夢弼】曰謂兵戈之後東都居民所瞻塗地風揚羶腥之氣也

蔬食常不飽 【趙】曰此意似雖日見羶腥之物而其食猶未厭乎藜藿所以對之而增愧則甫之貧困無資可見矣【希】曰論語蔬食菜羹

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 青一作菁【修可】曰學林新編云陶隱

居登真訣有乾石菁精飢飯飢音迅謂養也
其法即南燭草木浸米蒸飯暴乾其色青如
鷖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謂青精
飯也【夢弼】曰青精乃神仙之所服食有黃精
有青精色黃者為黃精色青者為青精既久
能益人顏色長年却老也登真隱訣神仙王
君青飢飯方云此飯用白米一斛五斗得稻
有青衣者佳如豫章西山青米吳越青龍稻
米是也青米理虛而受氣故當用之取南燭
草木葉五斤莖汁漬米炊即灑之令飯作紺
青色服二合填
胃補髓殺三虫

苦乏大藥資山林跡如掃

大
一
作買【補】野人所喜者蔬食第對羶腥故思青
精飯耳使有大藥資隱山林絕人跡豈頤見
此機巧者乎舊解屑屑難合此其至淺者○
【趙】曰四句通義離爲兩端則語意不相接蓋
詩人不以文害辭以青精飯可謂之大藥矣
真誥云霍山有道者鄧伯元受青精石飯之

法內見玉藏色如嬰孺豈不謂之大藥乎【彥】
【補】曰北山移文曰乍低枝而掃跡甫既客居東都無大藥之資將隱于山林求青精食之亦可以駐顏色柰何山林人迹如掃謂兵火之後絕無人煙故也蓋歎東都之不可居

李侯金閨彥

【夢弼】曰李侯指白也金閨金馬門也彥美士也漢時凡待詔必於金馬門白嘗供奉翰林故云金閨彥江文通別賦金閨之諸彥

脫身事幽討

【趙】曰李白宜通籍金閨以不得志遂浮遊四方此爲事幽討也【師】曰幽討謂窮討幽趣也【夢弼】曰或謂白就從祖陳留採訪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籙是也

亦有梁宋遊

【鮑】曰白時得還與公同在洛將適梁宋也後在梁亦與公同遊故遣懷詩云昔我遊闕東得梁孝王都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趙】曰梁謂汴州今之東京宋謂宋州今之南京也

方期拾瑤草

【蘇】曰

東方朔與友人書曰不可使塵綱名韁拘鎖怡然長嘯脫去十洲三島相期拾瑤草吞日月光華共輕舉爾【趙】曰瑤草事雖出於山海經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化爲瑤草服之者媚於人而瑤草字江淹登廬山詩瑤草正翕艶別賦云惜瑤草之徒芳蓋以仙境之物美言之耳今子美正承江淹而用之也【夢弼】曰時白擺脫翰林之職將以窮討幽趣故爲梁宋之遊拾瑤草以服食蓋白之爲人放蕩不樂仕宦有意於神仙後以入水捉月或者以爲尸解也

戲贈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鶴】曰按唐史蘇源明以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時濟陽太守李陵請增領二縣詔河南採訪使與五太守議不能決卒廢濟陽志二云天寶十三載廢召源明爲國子司業檬

山陷京師源明不受僞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則爲司業在祿山未亂之前今詩題云蘇司業當是十四載依師註謂虔受僞署竄歸免官時時源明給餉之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夢弼**曰劉越石扶風歌繫馬長松下發鞍高丘巔醉即騎馬歸**趙**曰山簡傳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趙**曰唐史辨鄭虔在官貧約澹如也乃引杜甫嘗贈以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氊則知公之作真詩史矣**希**曰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篷爲屛風坐無氊席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與一作乞**師**曰虔始爲廣文館學士性嗜

酒不治事數爲官長所請恬然不以爲意祿山反陷于賊受祿山僞署後竄歸坐以免官故至貧窶惟蘇源明重其才時時給餉之公詩云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蓋謂此也

戲贈二友 [鶴]曰詩云元年建巳月其年公在成都是月玄宗肅宗升遐焦校書王司直當是居於成都公故與之友善詩作於其年

元年建巳月 [朱]曰肅宗上元二年九月詔去年號稱元年以十二月爲歲首月以斗所建辰爲名[師]曰年號自漢武帝方有之肅宗欲法上古之制也公詩特著元年建巳月者蓋記錄於此不然何以謂之詩史乎

郎有焦校書 [鶴]曰焦校書意是焦遂與李白號爲酒八仙者唐史拾遺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答如注射令詩云自誇足膂力又云欲得東擒胡豈醉後語耶

自誇足膂力 [師]曰胷腹

之間日瞀能騎生馬駒師曰生馬謂未調習者也一朝被馬踏

脣裂板齒無師曰板大齒也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

胡宋曰公使魏武帝樂府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師曰此詩雖云諧戲亦爲好勇者之戒也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鶴曰即公作短歌行贈王郎司直者短歌行云青眼高歌望吾子則與之友厚有素王嘗得西諸侯冊經錦木乃有此作歟

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墨宋曰國語堊之如墨驚駘漫

涂泥何不避雨色師曰觀此詩有何不避雨色之句蓋爲躁進者之戒云

勸君休嘆限未必不爲福趙曰淮南子云塞上翁馬亡入

胡入皆弔之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馬引胡
駿馬而歸人皆賀之曰何知非禍家富馬
良子好騎墮而折體人又弔之曰何知非
福居一年胡人太入丁壯戰死者十九其子
獨以跛故父
子得獲相保

纂註分類杜詩卷之十九

Asami 39.117

v. 9 of 12

纂註分類杜
詩

九

front
spine to right

OCLC
698393342

z0055

c h a n j u p u l l y u t u s i 0 9 8

chanjupullyutusi098800

z0055

Ch'anju pullyu tusi : kwon 1

9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
California, Berkeley

C. V. Starr East Asian Library, Uni
California, Berkeley

c h a n j u p u l l y u t u s i 0 9 8

chanjupullyutusi098800

Tuesday, April 12, 2011 12:0